

林岷《毛詩講義》析論

黃忠慎^{*}

(收稿日期：109 年 1 月 2 日；接受刊登日期：109 年 4 月 24 日)

提要

在《詩經》學史上，宋儒林岷的《毛詩講義》一直未能受到研究者的青睞，不過，清儒朱彝尊《經義考》所收宋代「講義體」之《詩經》學著作十二種中，唯有林岷之書尚存，其餘皆已亡佚，這就凸顯出了《毛詩講義》的存在意義。

本文研究《毛詩講義》，觀察其體例設計與解經立場，發現林岷尊重《詩序》，廣引漢唐權威古說，又能適時展現自己的觀點，此外，本書還有時代的影子在內。在探索了《毛詩講義》的特色之後，本文也對其進行評價，期能為林岷之《詩經》學尋求一合理之定位。

關鍵詞：林岷、《毛詩講義》、《詩經》漢學、《詩經》宋學

^{*}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特聘教授。

一、前言

宋代是經學史上最具有革命性的時代。在《詩經》的研究部分，宋儒對漢唐以來傳統《詩》解（包括傳承譜系、詮釋內容）的信賴程度並不相同，由此而讓宋代《詩經》學有了新舊兩派之分，新派學者往往懷疑《毛詩》系統長期以來盤據人們心中的歷史性與傳統性的釋義，以為這些舊有的詮解其實並無神聖性可言，即使尊重《詩序》，也可以在解說的細節上推陳出新。¹

北宋《詩經》學新派學者大致以歐陽修（1007-1072）、劉敞（約 1008-1069）、張載（1020-1077）、王安石（1021-1086）、程顥（1032-1085）、程頤（1033-1107）、蘇轍（1039-1112）最具代表性，²南宋則以朱熹（1130-1200）地位最為崇高，影響力最為深遠，其《詩集傳》甚至被目為《詩經》學史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。³

擺在眼前的事實是，北宋的歐陽修、蘇轍等人在文壇、學界擁有極高之評價，進入南宋之後，朱熹的聲名更是顯赫，但這並不代表宋代《詩經》的研究傾向已經全面倒向新派這一邊（詳後），何況，論及研《詩》成果，尊《序》派的呂祖謙（1137-1181）、范處義（紹興二十四年〔1154〕進士）、嚴粲（1197-？）……等人的著作也都獲得了後世學者的認同，在這樣的情況之下，吾人更無理由相信，北宋疑《序》諸儒的努力，已經徹底說服了南宋學者，傳統《詩經》漢學再也沒有翻身的空間，《詩經》宋學的時代業已全面啟動了。

還需注意的是，南宋時代，默默耕耘的尊《序》派學者不在少數，其中或有些學者由於其身價不顯，故其說《詩》之特質與成果不太容易獲得近世學者的青睞，林岳的《毛詩講義》無疑是其中之一。雖然如此，《毛詩講義》畢竟是一本被四庫館臣相中的《詩經》研究文本，故其特質不可能不被學者注意及之。在戴維（1965-2011）的認知中，尊《序》的林岳與戴溪（1141-1215）、段昌武（生卒年不詳，南宋寧宗〔1168-1224 在位〕時尚在）皆屬於呂學系統，戴氏並云：「尊《序》派……如戴溪《續呂氏家塾讀詩記》、段昌武《毛

¹ 例如王安石雖然尊《序》以為解《詩》法式，卻又在說解內容上大幅翻新，以此而使其書成為名符其實的「新義」之作。詳黃忠慎：〈王安石以「法」解《詩》的詮釋精神與特質〉，《臺大中文學報》第 47 期（2014 年 12 月），頁 54-81。此外，二程固然尊重《詩序》，卻又能在守舊中有所創新，正如簡澤峰所云：「就運用新的方法、觀點來闡釋三百篇而言，二程無疑是先驅中的代表性人物。」簡澤峰：《宋代詩經學新說研究》（彰化：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，2008 年），頁 10。

² 詳簡澤峰：《宋代詩經學新說研究》，頁 9-14。

³ 夏傳才：「《詩集傳》是在宋學批判漢學和宋代考據學興起的基礎上，宋學《詩經》研究的集大成著作，是《毛詩傳箋》、《毛詩正義》之後，《詩經》研究的第三個里程碑。」夏傳才：《詩經研究史概要（增注本）》（北京：清華大學出版社，2007 年），頁 114。

詩集解》、嚴粲《詩緝》、林岳《毛詩講義》等，或羽翼呂《記》，或發揮《序》意，與廢《序》派相對立，有著強大的防禦力量，扼制了廢《序》派的進攻。」⁴李冬梅在細數宋代《詩經》學著作時，以林岳為尊《序》派，將之置於袁燮（1144-1224）《絜齋毛詩經筵講義》之後，魏了翁（1178-1237）《毛詩要義》之前，又云：「尊《序》與廢《序》兩派的論爭，無疑是促進《詩序》研究向縱深發展的推動力。」⁵「廢《序》派所表現出來的批判精神、自由討論、求真務實的風氣以及創造性的思維，也給後世的《詩序》研究留下了可資借鑒的寶貴經驗，這是《詩經》宋學研究的最大貢獻。」⁶程建在論述嘉定（1208-1224）後的宋代《詩經》學時，以為本時期《詩》學，「繼承的太多，或恪守漢唐注疏」，其所舉僅有一例，云：「如林岳《毛詩講義》之於《詩序》」。⁶基本上，近世學者對於林岳《毛詩講義》的評介稍嫌不夠細緻，本文之研究目標即在探究《毛詩講義》存在之理，檢視其解《詩》方式、態度，評價其得失，並論其在《詩經》學史上之意義。

二、《毛詩講義》之作者、體例設計與解經立場

《毛詩講義》署名宋儒林岳撰，「岳」，或作「岳」，以作「岳」者為是。⁷林岳並非當代大儒，《宋史》不為其立傳，唯於〈藝文志〉著錄「林岳《講義》五卷」，⁸《宋元學案》也不載其事，《宋史全文》亦僅出現一次林岳之名：「……冬十月丙寅，知湖州趙思言：『湖州實瀕太湖……。』詔令應孟明、朱晞顏同林岳相度，條具聞奏。」⁹

根據《四庫全書·毛詩講義提要》所載，《毛詩講義》乃林岳「在郡時所講授，而門人錄之成帙者」：

⁴ 戴維：《詩經研究史》（長沙：湖南教育出版社，2001年），頁314、349。

⁵ 李冬梅：《宋代詩經學專題研究》（成都：四川大學歷史文獻學博士論文，2007年），頁23、81。

⁶ 程建：《回歸與重構——宋代《詩經》詮釋研究》（武漢：華中師範大學歷史文獻學博士論文，2015年），頁34。

⁷ 李祚唐在余集（1738-1823）〈林氏《毛詩講義》提要〉（即今《四庫全書總目·毛詩講義提要》初稿）「《毛詩講義》十二卷，宋·林岳撰」下云：「《總目》、二閣提要作『林岳』。余氏提要誤。按：岳即『屺』之異書，與『岳』形近，當誤之手民。」李祚唐：〈余集《四庫全書》提要稿疏證〉，《天府新論》2001年第2期（2001年3月），頁74。

⁸ 元·脫脫等：《宋史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7年），第15冊，卷202，〈藝文志〉，頁5047。

⁹ 元·不著撰人：《宋史全文》，收入影印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3年-1986年），第331冊，卷27下，頁52。

岳字仲山，古田人。紹熙元年特奏名。嘉定間嘗守全州。《宋史》不為立傳，而《福建通志》稱其「在郡九年，頗多惠政。重建清湘書院，與諸生講學，勉敦實行，郡人祀之柳宗元廟」。則亦循吏也。¹⁰

值得注意的是，南宋並非僅有一位林岳。最早記載林岳出身的史書大概是《淳熙三山志》，據其書，南宋中期孝宗淳熙（1174-1189）、光宗紹熙（1190-1194）時期，福建有二位林岳：一是紹興二十一年辛未（1151）趙達榜「進士」林岳（原註：字德隅，侯官人）；一是紹熙元年庚戌（1190）余復榜「文舉特奏名」林岳（原註：古田人）。¹¹再檢閱康熙年間之《福建通志》，可以見著南宋不僅有兩位林岳，而是三位：侯官林岳、長樂林岳、古田林岳，是書記載了三人參加科考上榜之年，¹²但並未錄引三人相關之傳文。除此之外，尚有一位熟諳《詩經》的林岳，不見於方志類文獻，而出現在徐松《宋會要輯稿·選舉》一八〈童子試（《續宋會要》）〉下：「林岳八歲，誦六經、《語》、《孟》、《孝經》、御製詩贊，能解《毛詩》全義及開弓發箭，凡二十種。」¹³此處明言其「能解《毛詩》全義」，但仍無法以其為《毛詩講義》之作者，何況我們對於這位神童林岳處於極度陌生狀況，史書對其仕宦與講學經歷，亦未見有所著墨。

由於四庫館臣以《毛詩講義》之作者為古田林岳，迄未見到有學者提出有力的異議，在無更充分且可資信賴的材料之下，《毛詩講義》的著作權僅能歸屬於古田林岳。

在書名、卷數方面，如同前言，《宋史·藝文志》載「林岳《講義》五卷」，明儒楊士奇（1364-1444）編《文淵閣書目》，題「《詩》林岳《講義》一部五冊」，未載卷數，朱睦㮮（1517-1586）之《授經圖》則題「林岳《詩講義》五卷」，清儒朱彝尊（1629-1709）

¹⁰ 清·紀昀等：《四庫全書總目》（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74年），第1冊，卷15，頁27。案：此處所云之「柳宗元廟」，當為「柳侯祠」，主祀柳開（947-1000）。相關資料可參清·郝玉麟等監修，謝道承等編纂：《福建通志》（二），收入影印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，第529冊，卷43，頁25；清·孫爾準等修、陳壽祺纂，程祖洛等續修，魏敬中續纂，道光重纂：《福建通志》（四），收入《中國地方志集成·省志輯·福建》（南京：鳳凰出版社，2011年），第6冊，卷94，頁2。萬曆《廣西通志》：「柳侯祠在柳山，祀州守柳開。」柳開於端拱元年（988）知全州，「築堂山椒，率士人講讀其間，邦人名曰柳山」。引文見明·戴耀、蘇濬纂修：《廣西通志》，收入《明代方志選》（臺北：臺灣學生書局，1986年），第6冊，卷10，頁5；卷24，頁26。再輔以徐次鐸（紹熙元年進士）〈柳先生祠碑〉之文，可知在全州受推重者為柳開，其祠亦可稱「柳侯祠」，郡人既因感於林岳之德而主動祀之，自是在柳開祠為宜，而非另尋至柳宗元廟。徐文收於曾棗莊，劉琳主編：《全宋文》（上海：上海辭書出版社，2006年），第296冊，卷6551，頁133-134。

¹¹ 宋·梁克家：《淳熙三山志》，收入影印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，第484冊，卷28，頁25；卷31，頁6。

¹² 分見清·金鉉修，鄭開極、陳軾纂：康熙《福建通志》（二），收入《中國地方志集成·省志輯·福建》，第2冊，卷35，頁15、44、47。

¹³ 清·徐松：《宋會要輯稿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57年），第114冊，卷10654，選舉18之28，頁4562。

《經義考》載：「林氏崑《毛詩講義》，《宋志》：『五卷』。佚。」¹⁴是書於明初已無傳本，至清初，四庫館臣於《永樂大典》輯出《毛詩講義》，分為十二卷。¹⁵卷一：〈周南〉、〈召南〉、〈邶〉，卷二：〈鄘〉、〈衛〉、〈王〉、〈鄭〉，卷三：〈鄭〉、〈齊〉、〈魏〉、〈唐〉、〈秦〉，卷四：〈陳〉、〈檜〉、〈曹〉、〈豳〉，卷五：〈小雅一〉，卷六：〈小雅二〉，卷七：〈大雅一〉，卷八：〈大雅二〉，卷九：〈周頌〉，卷十：〈魯頌〉、〈商頌〉，卷十一：〈詩序一〉，卷十二：〈詩序二〉。¹⁶卷七於〈大雅·文王〉說解下附有〈文王論〉，〈絲〉說解下附有〈大王論〉，〈靈臺〉說解下附有〈武王論〉；卷九於〈周頌·敬之〉說解下附有〈成王論〉。上述四論旨在透過《詩》、《書》之相關話語，稱美諸王之人格、業績。¹⁷

《毛詩講義》乃林崑「講論《毛詩》之語」，¹⁸然而今之所見者頗有失載、缺遺的現象，在前十卷部分，包括〈國風〉之〈周南·麟之趾〉、〈召南·采蘋〉、〈標有梅〉、〈野有死麕〉、〈邶風·綠衣〉、〈簡兮〉、〈衛風·竹竿〉、〈伯兮〉、〈鄭風·緇衣〉、〈蘄兮〉、〈出其東門〉、〈野有蔓草〉、〈齊風·南山〉、〈唐風·無衣〉、〈秦風·無衣〉、〈權輿〉、〈小雅·常棣〉、〈采薇〉、〈斯干〉、〈小旻〉、〈裳裳者華〉、〈苑柳〉、〈白華〉、〈苕之華〉、〈何草不黃〉、〈大雅·生民〉、〈鳧鷖〉、〈公劉〉、〈烝民〉、〈召旻〉、〈周頌·我將〉、〈噫嘻〉、〈有瞽〉、〈絲衣〉、〈商頌·烈祖〉等三十五篇已亡佚，〈南陔〉、〈白華〉、〈華黍〉、〈由庚〉、〈崇丘〉、〈由儀〉六篇，四庫館臣於〈華黍〉、〈由儀〉二篇之下分別註明：「按：逸詩三篇，《永樂大典》無林氏說」。¹⁹在〈詩序解〉方面，〈葛覃·序〉下，四庫館臣原註：「謹案：自此篇至〈鄭

¹⁴ 分見明·楊士奇：《文淵閣書目》，收入影印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，第675冊，卷1，頁20；明·朱睦㮮：《授經圖義例》，收入影印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，第675冊，卷12，頁5。清·朱彝尊著，侯美珍等點校：《點校補正經義考》（臺北：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，2004年），第4冊，卷106，頁37。案：以楊氏所列「《詩》王氏《總聞》一部十冊」「《詩》朱子《集傳》一部十冊」……之例觀之，似其仍以書名為《詩講義》。

¹⁵ 根據《中國叢書綜錄》，林崑的《毛詩講義》僅《四庫全書》有所收錄。在臺容易見著之宋·林崑：《毛詩講義》收於影印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，第74冊；《文津閣四庫全書》（北京：北京商務印書館，2005年），經部《詩》類第25冊。《四庫提要》：「《宋史·藝文志》、馬端臨《經籍考》及《文淵閣書目》，此書皆作五卷。自明初以來，久無傳本。故朱彝尊《經義考》以為已佚。今從《永樂大典》各韻所載，次第彙輯，用存其概。《永樂大典》所原軼者，則亦闕焉。因篇帙稍繁，謹釐為一十二卷，不復如其舊目云。」《四庫全書總目》，第1冊，卷15，頁343。案：《文淵閣書目》未載卷數，馬端臨《文獻通考·經籍考》亦未收錄《毛詩講義》，四庫偶誤。至於書名之小異，或許古人著錄群籍，對此不甚講究，又或許《毛詩講義》之書名乃朱彝尊《經義考》新訂而為四庫館臣承襲。

¹⁶ 案：文淵閣本卷11、12以「《詩序一》」、「《詩序二》」為名，文津閣本此二卷皆名為「《詩序》」，由於前者較為普及，為了讀者複查之方便，本文討論《毛詩講義》以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本為主，且視情況得稱此二卷為〈詩序解〉。

¹⁷ 分見宋·林崑：《毛詩講義》，卷7，頁6-7、15-17、31-32，卷9，頁14-16。

¹⁸ 引文為〈四庫提要〉語，見《四庫全書總目》，第1冊，卷15，頁27。

¹⁹ 宋·林崑：《毛詩講義》，卷5，頁11。

風》末〈小序〉解，《永樂大典》皆缺卷。」²⁰據此，一共有 94 篇的〈詩序解〉已失載。然而，《四庫》本《毛詩講義》在〈詩序解〉部分，另有 64 篇未見林岳之解釋，²¹此必非門人輯錄時所刪，然而究係文字遺佚或是林氏原本即未加解釋，亦不易確認。

作為教學講稿的《毛詩講義》，前十卷的行文方式是先抄寫詩文，然後疏解原文大意，舊說、己說交叉運用，貫穿全書。《四庫》本〈詩序解〉集中在後兩卷中，使得《毛詩講義》在編纂形式方面與多數《詩經》讀本不同，這可能是因為林岳有意恢復毛公之前的《詩經》古本編制，²²若非如此，即是四庫館臣的重新編排，至於其餘部分則符合傳統訓詁「講義體」解詞釋義的標準樣式。²³

先以卷一的〈周南·關雎〉為例，今之《毛詩講義》首先看到的不是〈關雎序〉，而是全篇詩文，以下則是林岳所作的講解：

關關，和聲也。窈窕，貞靜幽閒也。雎鳩，鵲鴒之類，摯而有別之禽也。其在河水中洲，關關然和鳴，以比貞靜幽閒之淑女有別，而且和樂也。如此淑女，信可為王者之好逑匹也。「參差荇菜，左右流之」者，謂和而率下也。祭亦多品，荇其最微，舉小見大，后妃率三夫人、九嬪，共蒞參差之荇，左右助求之，可見備物備官，人皆愛助之，詩人蓋思如此之人，居如此之職也。故曰「窈窕淑女，寤寐求之」。寐，寢也。寢，覺也。求之不得，則寤寐而思服，服亦思也。「悠哉悠哉，輾轉反側」，言寢覺而不安，意有所向也。所謂「哀窈窕，思賢才」也。「參差荇菜，左右采之」者，亦思有如此之人，居如此之職也。故曰「窈窕淑女，琴瑟友之」，謂后妃之賢，宜以琴瑟之和聲親友之也。采，取也。芼，擇而調和之也。后妃之賢，又宜以鐘鼓

²⁰ 宋·林岳：《毛詩講義》，卷 11，頁 16。

²¹ 此 64 篇分別是：〈國風〉之〈南山〉、〈陟岵〉、〈椒聊〉、〈鶉羽〉、〈無衣〉、〈有杕之杜〉、〈葛生〉、〈駟騶〉、〈黃鳥〉、〈無衣〉、〈權輿〉、〈宛丘〉、〈衡門〉、〈東門之楊〉、〈墓門〉、〈防有鵲巢〉、〈月出〉、〈澤陂〉、〈隰有萋楚〉、〈候人〉、〈破斧〉、〈九罭〉；〈小雅〉之〈由庚〉、〈崇丘〉、〈由儀〉、〈庭燎〉、〈沔水〉、〈白駒〉、〈正月〉、〈雨無正〉、〈何人斯〉、〈蓼莪〉、〈大東〉、〈四月〉、〈楚茨〉、〈裳裳者華〉、〈桑扈〉、〈鴛鴦〉、〈頍弁〉、〈青蠅〉、〈角弓〉、〈都人士〉、〈采芣〉、〈黍苗〉、〈白華〉、〈縣蠻〉、〈漸漸之石〉、〈苕之華〉；〈大雅〉之〈縣〉、〈棫樸〉、〈生民〉、〈板〉、〈蕩〉、〈烝民〉、〈韓奕〉；〈周頌〉之〈執競〉、〈有瞽〉、〈潛〉、〈離〉、〈有客〉、〈訪落〉；〈魯頌〉之〈有駟〉；〈商頌〉之〈烈祖〉、〈殷武〉。

²² 鄭玄：「……至毛公為《詁訓傳》，乃分眾篇之義，各置於其篇端。」漢·毛亨傳，漢·鄭玄箋，唐·孔穎達疏：《毛詩正義》，收入李學勤主編：《十三經注疏整理本》（臺北：臺灣古籍出版公司，2001 年），第 5-9 冊，卷 10 之 1，頁 711。案：此本以中華書局影印阮元刻本為底本，又吸收了阮元、孫詒讓的校勘成果，也融入了近現代學術界相關的校勘、辯證、考異、正誤成果，本文使用《毛詩正義》以此本為主。

²³ 郝桂敏以為，講義體一般而言即是教學講稿，「常先抄寫原文，然後解詞釋義，形式靈活」。「《毛詩講義》講解的側重點根據所解內容的具體情況而有所不同，有時注重解詞語，有時注重解詩義。」郝桂敏：《宋代詩經文獻研究》（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2006 年），頁 218。

之盛，樂而樂之也。所謂「樂得淑女，以配君子」也。²⁴

因為是教學之講義，釋義清楚而完整當為首要目標，有所徵引不必一一點出，上面之詮釋〈關雎〉，鎔鑄了《詩序》、《毛傳》、《鄭箋》、孔《疏》之說，有疏解的成分，也有屬於自己的解釋。²⁵

在此，我們可以注意到二事，其一，《毛傳》以〈關雎〉為興體詩，鄭玄並未在《毛傳》「興也」下作箋，²⁶不過，鄭玄本來就慣常以「喻」說「興」，例如其箋釋《毛傳》之以「興」解〈葛覃〉云：「興者，葛延蔓於谷中，喻女在父母之家，形體浸浸日長大也。葉萋萋然，喻其容色美盛。」²⁷類此之例極多，故後人亦以「興喻之說」來看待毛鄭之興義，²⁸甚至，陸德明（約 550-630）直言：「興是譬諭之名，意有不盡，故題曰興。」²⁹由林岳對六義之明白界定觀之（詳後），其或許未存有「興喻」之概念，但因認定雎鳩「在河水中洲，關關然和鳴，以比貞靜幽閒之淑女有別，而且和樂也」，於是刻意不直標〈關雎〉為興體詩。其次，《毛詩講義》固然有體製上的要求，但是林岳有時也會在論述的過程中裁定傳統舊說的得失，以〈關雎〉而言，受教者很容易就可以發現，毛、鄭二氏對於〈關雎〉中的文字，解釋有所差異，《毛傳》釋「好逑」之「逑」為「匹」；「寤寐思服」句，《毛傳》：「服，思之也。」這些都為林岳所接受，至於鄭玄所言「怨耦曰仇。言后妃之德和諧，則幽閒處深宮貞專之善女，能為君子和好眾妾之怨者」之說，以及釋「寤寐思服」：「服，事也。求賢女而不得，覺寐則思已職事當誰與共之乎！」³⁰林岳恍如未見。再者，《箋》釋〈序〉文謂：「『哀』蓋字之誤也，當為『衷』。『衷』謂中心怨之，無傷善之心，謂好逑也」，³¹林岳更是表態反對。³²

²⁴ 宋·林岳：《毛詩講義》，卷 1，頁 1-2。

²⁵ 傳統《詩經》漢學的完整解釋，詳漢·毛亨傳，漢·鄭玄箋，唐·孔穎達疏：《毛詩正義》，卷 1 之 1，頁 5-28。

²⁶ 漢·毛亨傳，漢·鄭玄箋，唐·孔穎達疏：《毛詩正義》，卷 1 之 1，頁 25-26。

²⁷ 漢·毛亨傳，漢·鄭玄箋，唐·孔穎達疏：《毛詩正義》，卷 1 之 2，頁 36-37。

²⁸ 裴普賢：「……鄭《箋》老是用『興者喻』開頭，《毛傳》於〈唐風·葛生〉、〈采苓〉、〈小雅·黃鳥〉等篇，以喻字說明興義，再與鄭玄興為喻勸的理論配合，我們可稱毛鄭的興義為興喻之說。」詳裴普賢：〈詩經興義的歷史發展〉，《詩經研讀指導》（臺北：東大圖書公司，1977 年），頁 192。

²⁹ 漢·毛亨傳，漢·鄭玄箋，唐·孔穎達疏：《毛詩正義》，卷 1 之 1，頁 26。

³⁰ 毛、鄭之解分見漢·毛亨傳，漢·鄭玄箋，唐·孔穎達疏：《毛詩正義》，卷 1 之 1，頁 26-27、31。

³¹ 漢·毛亨傳，漢·鄭玄箋，唐·孔穎達疏：《毛詩正義》，卷 1 之 1，頁 24。

³² 宋·林岳：林岳不僅直謂「如此淑女，信可為王者之好逑匹」，又云：「此篇毛氏〈小序傳〉用數『則』字，發明風人之義，極分曉，不以為文王、太姒，最有意。至鄭氏則所箋差矣。」宋·林岳：《毛詩講義》，卷 1，頁 2。

於是，吾人或可如此推想，〈關雎〉貴為《詩經》之首篇，宣教意味必須加重，而鄭玄之說又來自今文《詩》，³³《毛詩講義》針對毛、鄭「好逑」、「好仇」、「服，思之」、「服，事也」，以及《詩序》「哀」、「衷」之異解，當然可以輕易做出取捨，而這樣的動作出現在詮解《詩》之首篇，則其解經之基本立場也可由此初步見出。只是，為了擴大論述來源，林岷也是允許自己偶而帶進今文《詩》解的，³⁴有時甚至可以主採其論，這就使得其態度保有彈性。³⁵

整體而言，《毛詩講義》在支持、說釋《詩序》之餘，有時也自出己見，而這些見解主要還是在申釋《序》說（詳後）；廣引《毛傳》、鄭《箋》、孔《疏》之論以解詩，雖偶亦不予認同，然其措辭則是相當節制的，例如他解〈齊風·雞鳴〉云：「……鷹、鷩名官為氏，司寇也，其如玄鳥氏為商之祖歟？毛云：『燕至而祠。』鄭云：『吞燕卵而生。』」以此解『天命玄鳥』四字，皆未必然，然則抑燕至而祠，亦古春分之禮歟？」³⁶解〈鄭風·羔裘〉云：「鄭曰：『狐裘以朝，是以祭服朝。』未必然也。」³⁷釋〈大雅·思齊〉二章「惠于宗公，神罔時怨，神罔時恫」之句，云：「順于宗公。毛謂宗神也，鄭謂大臣，未必然也。神無怨恫者，所謂質之鬼神而無疑，主祭而百神享之，是其德行當于神明也。」³⁸又如林岷於六義之說另有見解，而逕指鄭、孔之說「難從」。³⁹

處理完〈關雎〉之字詞訓釋之後，林岷為此篇作出了整體的主題說明：

³³ 「君子好逑」之「逑」，魯、齊作「仇」，魯說：「言賢女能為君子和好眾妾也。」齊說：「〈關雎〉有原，冀得賢妃正八嬪。」韓說：「淑女奉順坤德，成其紀綱。」「寤寐思服」，魯說曰：「服，事也。」清·王先謙著，吳格點校：《詩三家義集疏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8年），上冊，卷1，頁9-10、13。馬瑞辰：「鄭君箋《詩》，自云：『宗毛為主，其間有與毛不同者，多本三家《詩》。』以今考之，其本於《韓詩》者尤夥。」清·馬瑞辰：《毛詩傳箋通釋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2年），上冊，卷1，〈雜考各說〉，頁20-23。

³⁴ 林岷解〈唐風·揚之水〉：「《魯詩》以綃為綺屬，上刺繡文，諸侯之中衣也。國人欲造此以從桓叔。」宋·林岷：《毛詩講義》，卷3，頁26。引《韓詩》之說九次：〈邶風·匏有苦葉〉（卷1，頁23-24）、〈鄘風·柏舟〉（卷2，頁2）、〈鄘風·牆有茨〉（卷2，頁2）、〈鄘風·君子偕老〉（卷2，頁3）、〈鄭風·清人〉（卷3，頁3）、〈秦風·駉駉〉（卷3，頁34。案：《韓詩內傳》）、〈小雅·雨無正〉（卷5，頁46）、〈小雅·采芣〉（卷6，頁45）、〈大雅·思齊〉（卷7，頁21）。又，林岷解〈齊風·雞鳴·序〉，云：「大抵風始〈關雎〉不淫其色，君臣民庶可以通習，周王晏朝則有〈關雎〉興誦，后妃脫珥者，房中之樂，有益如此。」（卷11，頁27）。有關今文《詩》以〈關雎〉為刺王、刺后之說，詳清·王先謙：《詩三家義集疏》，上冊，卷1，頁4-8。

³⁵ 林岷解〈周南·兔置〉「赳赳武夫，公侯好仇」二句，解〈大雅·思齊〉二章「刑于寡妻，至于兄弟，以御于家邦」之句，皆為明顯之例。分見宋·林岷：《毛詩講義》，卷1，頁7；卷7，頁21。

³⁶ 宋·林岷：《毛詩講義》，卷3，頁9。

³⁷ 宋·林岷：《毛詩講義》，卷4，頁9。

³⁸ 宋·林岷：《毛詩講義》，卷7，頁21。

³⁹ 林岷：「鄭謂〈七月〉之篇有風、雅、頌，孔謂六義皆謂之風，其說難從。」宋·林岷：《毛詩講義》，卷11，頁7。

大抵此篇所言后妃之德，惟「窈窕淑女」四字！夫貞靜幽閒者，內心也。窈窕者，德容也。所謂邪僻怠情，不接於耳目，不設於身體，婦德、婦言、婦容、婦功，古者后妃以此陰教，教其六宮而助天子之陽德，非德盛感深，其何以當此職位也？此所以為風之始，而風天下、正夫婦也，別而和，婦人之大德，古傳設樂待賢，得之矣。⁴⁰

基本上，《毛詩講義》用詞簡潔，要言不煩，對於容易受到矚目的〈關雎〉說釋，也僅使用了五百餘字，至於面對《詩經》最長的詩作〈魯頌·閟宮〉，林岳使用了大約一千五百字的篇幅予以論解。⁴¹當然，並非原詩愈長，林岳的解說篇幅也一定跟著加長，仍須視其對詩篇的興致、心得而定，例如處理《詩經》第二長篇〈大雅·抑〉，《毛詩講義》使用了大約一千二百字的說解，⁴²但〈豳風·七月〉為全《詩》第五長篇之作，林岳則使用了大約二千二百字來進行論述，⁴³而其結語一則稱許了「先儒」之論，二則給予了濃厚的諄諄教誨之詞。⁴⁴

次以同卷的〈葛覃〉為例，林岳一開始即說明了此詩的寫作技巧：「『葛之覃兮』至『服之無斃』者，此篇皆賦，亦興也。」接著言其作意：「桑之所織為絲，而錦綺生焉。麻之所緝為布，而升數不齊焉。女功勤矣，美矣，風人立義不取乎此，獨取葛言之，葛者，古人御暑之服，女工之最精細且艱難者，意謂富貴之人不知女工如此精細……。為后妃者，其當服之無斃矣。」然後解讀第三章：「謂古者婦人居有圖史，行有環珮，在家有姆訓之咨，既嫁有保傅之習，皆師氏也。……又曰何者宜澣乎？何者不必濯乎？推是心也，信可以歸安父母矣。」最後則是為全詩進行總結：「父母之心，欲其子之富貴知禮，長享安榮，豈欲其忘本恃末，將為亡國敗家之事哉！」⁴⁵

⁴⁰ 宋·林岳：《毛詩講義》，卷1，頁2。

⁴¹ 宋·林岳：《毛詩講義》，卷10，頁8-11。

⁴² 宋·林岳：《毛詩講義》，卷8，頁19-22。

⁴³ 宋·林岳：《毛詩講義》，卷4，頁18-25。

⁴⁴ 林岳：「先儒謂首章陳衣食之本，自『七月流火』至『入此室處』皆言衣，『自六月食鬱及薺』至『萬壽無疆』皆言食，最為條理明白。注疏諸家詳且盡，可以類推，不待贅說矣。惟以義為利，而不以利為利，大異於秦，此穀腹絲身者之不可不先明乎此也。」宋·林岳：《毛詩講義》，卷4，頁20。案：文中「先儒」或為項安世（1129-1208），關於項氏拆解、合解〈七月〉各章主題之內容，詳宋·項安世：《項氏家說》，收入影印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，第706冊，卷4，頁5。

⁴⁵ 宋·林岳：《毛詩講義》，卷1，頁3-4。

對於〈關雎〉的創作手法，《毛詩講義》並未在開首即予標示，此處則先交代〈葛覃〉為一賦體詩，亦是興體詩。林岳極為尊重《毛傳》，《毛傳》以〈葛覃〉為興體詩，⁴⁶而林岳又曾讀過朱熹《詩集傳》（詳後），《詩集傳》在〈葛覃〉各章之下皆標「賦也」，⁴⁷不容易確定林岳是否受到朱熹的影響，但仍可由此看到其對《毛傳》之看重，至於鄭玄的箋釋興義，⁴⁸林岳並未採用，其說《詩》立場或許可由此再度見著。

就《毛詩講義》的講說內容觀之，林岳重視的是各詩的微言大義，對於詩之創作技巧，林岳不是非常在乎，不唯說解首篇〈關雎〉對此輕輕帶過，其全書明白言及詩之作法的也僅有 12 篇，包括：1. 〈周南·兔置〉，賦也。2. 〈周南·葛覃〉，賦，亦興也。3. 〈周南·樛木〉，比也。4. 〈周南·蠡斯〉，比也。5. 〈周南·桃夭〉，比也。6. 〈周南·漢廣〉，比也。7. 〈召南·鵲巢〉，比也。8. 〈召南·草蟲〉，比也。9. 〈召南·江有汜〉，比也，亦興也。10. 〈召南·何彼穠矣〉，比也。11. 〈周南·卷耳〉，興也。12. 〈周南·芣苢〉，興也。可以發現，這十二篇明白標示詩之體裁的作品都在二〈南〉中，如果將使用「以比」二字說明首章作意的〈關雎〉亦計入，則林岳關切詩之作法的也僅有 13 篇。

另者，漢儒重視《詩》之世，三家《詩》方面，《韓詩》有〈譜〉，見於《隋志》，其書久佚，他書亦間引齊、魯、韓之說以定詩之時代；《毛詩》方面，鄭玄據《春秋》、《史記·年表》等資料纂為《詩譜》，自是言詩之世者，略知所歸。唐儒孔穎達以鄭《譜》冠於《正義·國風》各單元之首，然《正義》所載譜文亦未免逸脫，⁴⁹但重視傳統《詩》說者，仍可善加利用，在這一方面，林岳的《毛詩講義》與孔穎達《正義》的重視《詩譜》不同，四庫館臣對此有所發現，於是在《毛詩講義》「『鷄既鳴矣』，注：齊古少昊之世，爽鳩氏之墟」下云：「案：此皆本《箋》《疏》，考〈國風〉皆有〈譜〉，林氏援引〈齊譜〉獨詳，他皆略，今姑仍其舊。」⁵⁰

就《毛詩講義》全書觀之，林岳除了在〈齊風〉開首，運用〈齊譜〉暢論齊之緣起之外，⁵¹其利用《詩譜》者另有三處，包括解〈檜風·羔裘〉、〈商頌·玄鳥〉與〈豳風·七月·序〉。⁵²整體而言，林岳對於《詩譜》的內容已經有所注意，但運用至《毛詩講義》者有限。

⁴⁶ 漢·毛亨傳，漢·鄭玄箋，唐·孔穎達疏：《毛詩正義》，卷 1 之 2，頁 36。

⁴⁷ 宋·朱熹：《詩集傳》（臺北：臺灣中華書局，1971 年），卷 1，頁 3-4。

⁴⁸ 鄭玄：「興者，葛延蔓於谷中，喻女在父母之家，形體浸浸日長大也。葉萋萋然，喻其容色美盛。」
漢·毛亨傳，漢·鄭玄箋，唐·孔穎達疏：《毛詩正義》，卷 1 之 2，頁 36-37。

⁴⁹ 胡樸安：《詩經學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8 年），頁 58。

⁵⁰ 清·王太岳等：《欽定四庫全書考證》，收入影印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，第 1497 冊，卷 6，頁 40。

⁵¹ 宋·林岳：《毛詩講義》，卷 3，頁 9-11。

⁵² 分詳宋·林岳：《毛詩講義》，卷 4，頁 11；卷 10，頁 17；卷 11，頁 40-41。

在後二卷的〈詩序解〉方面，如前所言，自〈葛覃〉至〈鄭風·溱洧〉，因《永樂大典》皆缺卷，《四庫》本也就僅錄〈序〉文，而無林岳之解釋。

林岳非常重視〈關雎·序〉，稱其為〈大序〉，顯見其並未接受舊說與朱熹之見。⁵³林岳又將〈大序〉分為五大段，每段各繫以一段長文的詮釋，合計共約五千言。這些講義型的文字兼具漢學與宋學色彩，且仍可從中見到林岳一些較為鮮明的意見，例如其謂《詩經》即是太平之《樂經》，云：

周公當成王之時，制為樂章，謂之《樂經》，以授之太師，施之郊廟朝廷，與夫王之起居燕寢，而又有達於邦國、鄉人可通用者，其〈風〉則〈關雎〉、〈麟趾〉、〈鵲巢〉、〈騶虞〉，其〈小雅〉則〈鹿鳴〉至〈菁莪〉，其〈大雅〉則〈文王〉至〈卷阿〉，其〈頌〉則〈清廟〉至〈般〉，此皆仁義禮智之言，祖宗功德之盛，天命人心之所係，國俗王化之所基。由此觀之，治世之詩，祭祀賓客燕居出入，弦誦而歌吹之，可以正君臣民物之得失，動乎天地，感乎鬼神，而先王以之經正乎夫婦，……後世聞風而感發，漸漬日化而不自知，誠莫近乎《詩》之教也。⁵⁴

上述的觀點，今人有指其瑕疵者，⁵⁵然而，林岳以為《詩經》有很大的一部分乃出自周公的創制，這樣就賦予了《詩序》「正得失，動天地，感鬼神，莫近於《詩》」。先王以是經夫

⁵³ 陸德明在「〈關雎〉，后妃之德也」下云：「舊說云：起此至『用之邦國焉』，名〈關雎序〉，謂之〈小序〉，自『風，風也』訖末，名為『大序』。……今謂此〈序〉止是〈關雎〉之〈序〉，總論《詩》之綱領，無大小之異。」朱熹《詩序辨說》以〈關雎·序〉自「詩者，志之所之也。在心為志，發言為詩」至「是謂『四始』，《詩》之至也」為〈大序〉，起首「〈關雎〉，后妃之德也」至「風以動之，教以化之」，末段「然則〈關雎〉、〈麟趾〉之化，王者之風」至「而無傷善之心焉，是〈關雎〉之義也」，以及各篇序文，皆為〈小序〉。分見唐·陸德明：《經典釋文》（臺北：學海出版社，1988年），上冊，卷5，〈毛詩音義上〉，頁53。宋·朱熹：《詩序辨說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5年《叢書集成初編》據《津逮秘書》本排印），頁1-3。不過，《朱子語類》亦記載：「問：『程氏云：『《詩》有二〈南〉，猶易有〈乾〉、〈坤〉。』莫只是以功化淺深言之？』曰：『不然。』問：『莫是王者、諸侯之分不同？』曰：『今只看〈大序〉中說，便可見。〈大序〉云：『〈關雎〉、〈麟趾〉之化，王者之風，故繫之周公；〈鵲巢〉、〈騶虞〉之德，諸侯之風，先王之所以教，故繫之召公。』只看那「化」字與「德」字及「所以教」字，便見二〈南〉猶乾坤也。』」宋·黎靖德編，王星賢點校：《朱子語類》（臺北：華世出版社，1987年），第6冊，卷81，頁2094。顯見朱熹對於〈詩大序〉的範圍並無絕對之定見。

⁵⁴ 宋·林岳：《毛詩講義》，卷11，頁4-5。

⁵⁵ 付林鵬以為，林岳之說的「背後有以《詩經》為《樂經》的用意在內，只不過所指的是《詩經》的『樂章』而已。不過，這一說法忽略了周公『制禮作樂』的文化背景。」付林鵬：〈《樂經》存佚說新探〉，參「維益史館網——探訪中華歷史文化知識」，網址：<http://www.visitsg.cn/article20150421220103/aricle23.html>（最後瀏覽日期：2019.12.12）。

婦，成孝敬，厚人倫，美教化，移風俗」之說以實際存在的基礎，使得《詩》之功能不致顯得過度空泛玄妙。

在解說各篇〈小序〉方面，除了〈南陔〉、〈白華〉、〈華黍〉三篇、〈采薇〉、〈出車〉、〈杕杜〉三篇整合解釋之外，基本上，每〈序〉自成一條，而各給予一段簡明扼要之文字，例如《詩序》云：「〈還〉，刺荒也。哀公好田獵，從禽獸而無厭。國人化之，遂成風俗。習於田獵謂之賢，閑於馳逐謂之好焉。」林岳云：「三章皆士大夫相答之辭。上有所好，下必甚焉。」⁵⁶十餘字就交代了詩之內容與教化作用。《詩序》云：「〈葛屨〉，刺褊也。魏地隘，其民機巧趨利，其君儉嗇褊急，而無德以將之。」林岳：「德者何？中正不偏之謂也。」⁵⁷此處僅解釋所謂《詩序》所謂「德」之意涵。《詩序》云：「〈蟋蟀〉，刺晉僖公也。儉不中禮，故作是詩以閔之，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。此晉也，而謂之唐，本其風俗憂深思遠，儉而用禮，乃有堯之風焉。」林岳：「憂深思遠，孔氏曰：『諸篇皆有深遠之意。』」⁵⁸此處直接引孔穎達之說即完成說釋的任務。《詩序》云：「〈東方未明〉，刺無節也。朝廷興居無節，號令不時，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。」林岳：「古者挈壺掌漏，雞人告時。挈壺氏，周司馬之屬有之，其官下士六人。挈讀如潔髮之潔。挈者，懸繫之名。刻，謂置箭壺，刻以為節，浮之水上，令水漏而刻下，以記晝夜昏明之度數。」⁵⁹此本於孔《疏》之論，⁶⁰透過名物制度的說解，幫助讀者更加瞭解《詩序》。《詩序》云：「〈東門之池〉，刺時也。疾其君子淫昏，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。」林岳：「經三章皆思得賢女之事。」⁶¹這是最含蓄的方式，表明了詩人作詩的本旨，卻又刻意不去動搖古序「刺時」之說。

如果 94 篇的〈詩序解〉確定早已失載，又假設另外 64 篇〈詩序〉的不見解釋是因林岳本就不為之作解，那麼再輔以上面的例證，可見林岳處理〈詩序解〉的態度或許不是非常嚴謹，以致行文方式、重心，似乎顯得較為參差，沒有一定的規則可尋。當然，考慮到本書乃「門人錄之成帙者」（《四庫提要》語），則上面所述相關的瑕疵，是否原本即已存在，或者僅出現在輯本中，難以研判。

⁵⁶ 宋·林岳：《毛詩講義》，卷 11，頁 28。

⁵⁷ 宋·林岳：《毛詩講義》，卷 11，頁 31。

⁵⁸ 宋·林岳：《毛詩講義》，卷 11，頁 32。

⁵⁹ 宋·林岳：《毛詩講義》，卷 11，頁 28-29。

⁶⁰ 孔說詳漢·毛亨傳，漢·鄭玄箋，唐·孔穎達疏：《毛詩正義》，卷 5 之 1，頁 394。

⁶¹ 宋·林岳：《毛詩講義》，收入影印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，卷 11，頁 37。

三、評價與意義

林岳的《毛詩講義》屬於講義體著作，依學者之見，這種體製「以疏解原文大意、闡發思想內容為任務，疏解自行成說，引用前人舊解也為己說服務，行文流暢，一貫而下，繁簡則因時因人而異」。⁶²在宋代，「講義體」之《詩經》學著作並不甚多，清儒朱彝尊（1629-1709）《經義考》所收宋代「講義體」之《詩經》學著作計有 12 種，扣除廖剛（1070-1143）的《詩經講義》被今人判定為「經筵講義體」（「講章體」）之外，⁶³餘 11 種著作中，唯有林岳之書尚存，⁶⁴這就使得《毛詩講義》成為今人研究宋代「講義體」《詩經》學著作之唯一文本，且《毛詩講義》收入《四庫全書》，具有普及性，僅此，本書在《詩經》研究史上就有了基本的意義。

「引取眾說」固然是需要的，但講疏體畢竟不同於疏注體，為了講學的效率，引述前人之說，總要知所節制，在這方面，林岳引述或涉及毛氏之說的大概有 68 次，⁶⁵其中使用「毛云」、「毛曰」、「毛以為」的最多，共有 38 次，⁶⁶另稱呼「毛氏」9 處，尊稱「毛公」5 次，⁶⁷而使用《毛傳》一詞的僅 1 次，出現在其解〈小雅·吉日〉中。

若謂講義體作者引用前人舊解，目的在為己說服務，則林岳的引述權威古說，大可不必特地引出其不予認同者，但他依然忍不住要去批評傳統漢儒的解釋，除了前引解〈大雅·思齊〉直謂「毛謂宗神也，鄭謂大臣，未必然也」之外，其說〈大雅·文王〉亦一顯例：

⁶² 馮浩菲：《中國訓詁學》（濟南：山東大學出版社，2003 年），頁 82。

⁶³ 彭莉婷：《宋代經筵講義探析——以廖剛《詩經講義》與袁燮《絜齋毛詩經筵講義》為例》（新北：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，2015 年），此文為張雙英、林慶彰所指導，判定廖剛《詩經講義》為經筵講義體著作。案：「經筵講義體」又稱為「講章體」，此體與「講義體」有所不同，郝桂敏在論述宋代「新的解《詩》體式」時，略舉之例為：「如講義體有林岳的《毛詩講義》，講章體有袁燮的《絜齋毛詩經筵講義》，纂集體有朱鑑的《詩傳遺說》……。」郝桂敏：《宋代詩經文獻研究》，頁 23。有關經筵講義體的界定，及其與講義體的差異，詳黃忠慎：〈心學與政治之間——袁燮《毛詩經筵講義》析論〉，《臺大中文學報》第 52 期（2016 年 3 月），頁 7-8。

⁶⁴ 扣除廖剛《詩經講義》，其餘 11 種依序為：《詩講義》（沈季長撰）、《毛詩講義》（喬執中撰）、《毛詩講義》（趙令涇撰）、《毛詩講義》（周紫芝撰）、《毛詩講義》（黃邦彥撰）、《毛詩講義》（林岳撰）、《詩經講義》（陳經撰）、《詩講義》（柴中行撰）、《詩講義》（李象撰）、《詩經講義》（江愷撰）、《詩講義》（陳普撰），朱氏又於林岳《毛詩講義》下註曰：「佚。」詳清·朱彝尊著，侯美珍等點校：《點校補正經義考》，第 3 冊，卷 104，頁 830、834、837；第 4 冊，卷 105，頁 1、6；卷 106，頁 37；卷 108，頁 76、79；卷 110，106、117、118。

⁶⁵ 案：包含「毛鄭」兩字連用 1 次，謂鄭說「與毛異」1 次。

⁶⁶ 案：分別是 15 次、13 次、10 次。

⁶⁷ 已扣除林岳解〈大雅·桑柔〉：「當成、康之時，毛公、芮侯皆在王朝為六卿，其後世子孫能守家法，陳古義以諫其君如此……。」宋·林岳：《毛詩講義》，卷 12，頁 26。

「文王在上」，毛氏以為在民上，此固一說也，然詩人追述文王，恐不止此。嘗試論之：〈文王〉之〈雅〉曰：「文王在上。」〈大明〉之〈雅〉曰：「明明在下，赫赫在上。」〈下武〉之〈雅〉曰：「三后在天。」赫赫在上，天之赫赫在上也。文王在上，文王之精神與天同其在也……。⁶⁸

此外，林岷提及毛氏，有時候似乎只是為了形式上的尊重，例如其解〈大雅·皇矣〉於末段云：「即孟子所論齊人得燕以後當用之規模也。毛氏知之，四方服文王之德，其敢侮乎？是惟不伐，是惟不疾，是惟不絕，是惟不滅；以此而伐，以此而疾，以此而絕，以此而滅。『奪伯氏駢邑三百，無怨』，『兼弱攻昧，取亂侮亡，推亡固存，邦乃其昌』，四方其敢拂乎？所謂『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』也。」⁶⁹林岷釋說〈大雅·皇矣〉，使用了近二千字的篇幅，暢論大王、大伯、王季之德，以及文王的武功業績，這可以說是逐章為〈皇矣〉作疏解，完全符合講學的習慣，最後言及「毛氏知之」，並且展現了自己對古典的熟稔及運用自如，⁷⁰以此而結束〈皇矣〉之解。由於《毛傳》的解釋〈皇矣〉主要在訓詁之層面，可能這裡的「毛氏知之」是指《詩序》而言，⁷¹蓋林岷本來就以為《詩序》出自毛公之手（詳後）。

上面所言林岷引述毛氏之說的大概有 68 次，此一數據不包含直接使用毛說而不予標示者，這類例子遍布全書，數量難以統計，如林岷解〈召南·甘棠〉首章云：「蔽芾，小貌。甘棠，杜也。翦，去。伐，擊也。茇，草舍也。」除了「茇，草舍也」來自鄭《箋》，其餘與《毛傳》之說完全一致。⁷²又如林岷解〈召南·羔羊〉「退食自公，委蛇委蛇」二句云：「公，公門也。委蛇，行可從也。」此解亦與《毛傳》之說無一字之差異。⁷³此外，此一數據包括了林岷誤以鄭氏之說為毛氏，例如〈南山有臺·序〉云：「樂得賢也。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矣。」林岷謂：「〈南山有臺〉之詩，言人君樂得賢者而用之也。」

⁶⁸ 宋·林岷：《毛詩講義》，卷 7，頁 2。

⁶⁹ 宋·林岷：《毛詩講義》，卷 7，頁 29。

⁷⁰ 案：「奪伯氏駢邑三百，無怨」，完整之文字為「問管仲。曰：『人也，奪伯氏駢邑三百，飯疏食，沒齒無怨言。』」語出《論語·憲問》。「兼弱攻昧，取亂侮亡，推亡固存，邦乃其昌」，語出《尚書·商書·仲虺之誥》。分見魏·何晏集解，宋·邢昺疏：《論語注疏》，收入《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》（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76 年），第 8 冊，卷 14，頁 4。（舊題）漢·孔安國傳，唐·孔穎達疏：《尚書正義》，收入《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》第 1 冊，卷 8，頁 8。

⁷¹ 《詩序》：「〈皇矣〉，美周也。天監代殷，莫若周；周世世脩德，莫若文王。」漢·毛亨傳，漢·鄭玄箋，唐·孔穎達疏：《毛詩正義》，卷 16 之 4，頁 1194。

⁷² 宋·林岷：《毛詩講義》，卷 1，頁 12。《毛傳》、鄭《箋》之說見漢·毛亨傳，漢·鄭玄箋，唐·孔穎達疏：《毛詩正義》，卷 1 之 4，頁 92。

⁷³ 宋·林岷：《毛詩講義》，卷 1，頁 14。《毛傳》之說見漢·毛亨傳，漢·鄭玄箋，唐·孔穎達疏：《毛詩正義》，卷 1 之 4，頁 99-100。

得賢，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址。……毛氏曰：『其德堅固廣大，如南山之基址。』培德輔治，皆資乎賢也。」⁷⁴毛公並無「其德堅固廣大」之語，鄭《箋》釋〈南山有臺·序〉云：「人君得賢，則其德廣大堅固，如南山之有基址。」⁷⁵林氏誤以為是毛氏之言。又如面對〈大雅·鳧鷖·序〉，林岳批評毛氏：「以為公尸來燕謂明日釋祭而燕尸，乃為此〈雅〉，亦未必然也。所謂來燕者，燕即樂也，況祭祀亦有與尸獻酬之事，故曰來燕，又曰燕飲。今日之祭，明日之釋，皆可誦。」⁷⁶此一批評似又誤以鄭《箋》之言屬毛氏，⁷⁷類此實例，對於《毛詩講義》的嚴謹性當然有負面的影響。

實際上，比較起《毛傳》，林岳對於鄭玄學術意見的引述更是常見。總計《毛詩講義》引用或述及鄭玄之意者大概共有 107 處，包含「毛鄭」連言 1 處，「孔鄭」連言 1 處，引鄭《譜》3 處。用詞方面以「鄭云」、「鄭曰」、「鄭以為」、「鄭謂」、「鄭以」較多，分別出現 38 處、16 處、10 處、9 處、5 處。

這些引述主要是要證成己見，或者認為有必要讓讀者知道鄭氏之說。例如林岳解釋〈兔置〉「公侯干城」句云：「干，扞也。鄭云：『干也，城也，皆以禦難。』」⁷⁸謂為盾為城，扞城其民也。」⁷⁹這是櫟括鄭氏話語，⁷⁹以強化自己的解釋效力。又如林岳解〈唐風·綢繆〉「三星」云：「鄭以三星為心，心，火星也。又以仲春為婚之正時，皆異義。」⁸⁰目的大概只是要備存鄭說。再如林岳解〈小雅·楚茨〉「獻醑交錯，禮儀卒度，笑語卒獲。神保是格，報以介福，萬壽攸酢」之句云：「獻酬者，孔《疏》舉鄭云：『凡主人酌賓為獻。賓既酢主人，主人又飲酌賓曰酬。至旅而爵交錯以徧。』」鄭箋〈行葦〉云：『進酒于客曰獻，客答之曰酢。主人又洗爵酬客，客受而奠之，不舉也。』」⁸¹此處，除了引介鄭說，已無其他內容。

林岳對於鄭說偶有批評，除了前文所舉之外，其解〈牆有茨〉云：「鄭曰：『中萑，宮中所萑成。』」未必是。《漢·梁王共傳·應劭注》：『材萑在堂之中。』顏云：『舍之交積材

⁷⁴ 宋·林岳：《毛詩講義》，卷 12，頁 2-6。

⁷⁵ 漢·毛亨傳，漢·鄭玄箋，唐·孔穎達疏：《毛詩正義》，卷 10 之 1，頁 718。

⁷⁶ 宋·林岳：《毛詩講義》，卷 12，頁 23-24。

⁷⁷ 案：毛、鄭之解〈鳧鷖〉首章「鳧鷖在涇，公尸來燕來寧」二句，詳漢·毛亨傳，漢·鄭玄箋，唐·孔穎達疏：《毛詩正義》，卷 17 之 2，頁 1289。

⁷⁸ 宋·林岳：《毛詩講義》，卷 1，頁 7。

⁷⁹ 案：鄭《箋》：「干也，城也，皆以禦難也。此置兔之人，賢者也，有武力，可任為將帥之德，諸侯可任以國守，扞城其民，折衝禦難於未然。」漢·毛亨傳，漢·鄭玄箋，唐·孔穎達疏：《毛詩正義》，卷 1 之 3，頁 58。

⁸⁰ 宋·林岳：《毛詩講義》，卷 3，頁 27。

⁸¹ 宋·林岳：《毛詩講義》，卷 6，頁 23-24。案：鄭《箋》：「始主人酌賓為獻。賓既酌主人，主人又自飲酌賓曰醑。至旅而爵交錯以徧。」漢·毛亨傳，漢·鄭玄箋，唐·孔穎達疏：《毛詩正義》，卷 13 之 2，頁 953。林岳「孔《疏》舉」三字殊無義。

木處也。』」⁸²其解〈大雅·棫樸〉云：「鄭曰：『文王為政，先以心研精，合于禮義，然後施之萬民。』言亦有味，而詩人未必如此。」⁸³又如其解〈大雅·思齊〉「惠于宗公」句云：「順于宗公，毛謂宗神也。鄭謂大臣，未必然也」，解「雝雝在宮，肅肅在廟」二句云：「在宮中則和，在廟中則敬，得禮之宜。」其下不忘帶上一筆：「鄭謂宮為辟廱養老之地，未必然。」⁸⁴又如鄭玄解〈周頌·訪落〉「紹庭上下」為「繼文王陟降庭止之道」，⁸⁵林岳的見解是：「紹庭上下，成王紹武王之庭直也。」並謂鄭說「於詞未通」。⁸⁶且不論林岳之新解是否可以被後人接受，其評論鄭氏之語顯得含蓄，頗有溫柔敦厚之風，這是明顯可見的。

大致而言，林岳引述毛鄭舊說，幾乎都是僅用片言隻語，然後再加以綜合論述，如此有時亦難免溢出了毛鄭原意，這應是「講義」型著作編寫者之權利，其論述價值不能一概而論，只能分別視之。例如林岳解〈邶風·日月〉：

毛曰：「『日乎月乎！照臨下土。』」鄭曰：「國君、夫人當同德齊意以治國。」「乃如之人」，謂莊公也。逝，發語辭。不以古夫婦之道處我，亦謂莊公也。「何能有定，寧不我顧」二句，謂州吁也。冒，覆也。不及我以相好也，先君如此，州吁胡能有定乎？日始月盛，皆出東方。無良德音，謂莊公也。「胡能有定？俾我可忘」，其憂傷乎？人之憂患疾痛，未有不呼天、呼父母者。「報我不述」，不循道也。⁸⁷

此說似乎別樹一幟，但明顯受到《詩序》兼言莊公、州吁二人的影響，故將詩中男子分屬二人，不過，《詩序》說的是「〈日月〉，衛莊姜傷己也。遭州吁之難，傷己不見答於先君，以至困窮之詩也」，⁸⁸「不見答」的自首至尾都是衛莊公，林岳的解釋未免迂曲。

在面對孔《疏》方面，林岳直接引述孔穎達之見者僅約 20 餘次，但其實《毛詩講義》大量運用了孔穎達的疏解內容，例如林岳以四百餘字的篇幅解〈邶風·匏有苦葉〉，其內容直可視為孔說的精要版，唯其強調三章「言有禮也」，末章「言有義也」，則與孔氏「非

⁸² 宋·林岳：《毛詩講義》，卷 2，頁 2。

⁸³ 宋·林岳：《毛詩講義》，卷 7，頁 18。

⁸⁴ 宋·林岳：《毛詩講義》，卷 7，頁 21-22。

⁸⁵ 漢·毛亨傳，漢·鄭玄箋，唐·孔穎達疏：《毛詩正義》，卷 19 之 3，頁 1583。

⁸⁶ 宋·林岳：《毛詩講義》，卷 9，頁 13。

⁸⁷ 宋·林岳：《毛詩講義》，卷 1，頁 20。

⁸⁸ 漢·毛亨傳，漢·鄭玄箋，唐·孔穎達疏：《毛詩正義》，卷 2 之 1，頁 146。

得所適，貞女不行；非得禮義，昏姻不成」之說，有不同的表述模式。⁸⁹又如林岳解〈曹風·下泉〉「浸彼苞稂」句，云：「苞，本也。稂者，莠也。禾秀為穗不成，則疑然，謂之童梁。一曰宿田翁，獨舉浸稂，舉稂以見禾也。」孔《疏》：「陸機《疏》云：『禾秀為穗而不成，則疑然，謂之童梁。今人謂之宿田翁，或謂宿田也。』」〈大田〉云「不稂不莠」，〈外傳〉曰「馬不過稂莠」，皆是也。」此稂是禾之秀而不實者，故非灌溉之草，得水而病。」⁹⁰

《毛詩講義》的講述奠基在孔穎達所引的陸氏《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》，但避開了陸《疏》，雖然使得講解內容較為乾淨，但卻沖淡了學術意味。再如林岳解〈甫田·序〉云：「有義而後功立，惟德可以來人。求大功者，欲求為霸主也。天子衰，諸侯興，故曰霸。緯侯《書》注云：『把天子之事。』」《國語》：「齊莊、僖於是乎小伯。」韋昭曰：「襄即莊孫、僖子，以父祖已為盟會之長，可為霸業之基，又自以國大民衆，負恃強力，故求為霸也。至其弟桓公求而得之。」⁹¹不僅所用的材料與孔穎達所提供者相同，只是把《中候》改成「緯侯《書》」三字，甚至連「有義而後功立，惟德可以來人。求大功者，欲求為霸主也。天子衰，諸侯興，故曰霸」之文，都是截取自孔穎達的用詞。⁹²

林岳說《詩》，大量採用漢唐舊說，對於宋儒的著作卻幾乎視若無睹，我們無法從《毛詩講義》中找到歐陽修、蘇轍、王安石、二程的蹤影，甚至，朱熹投注甚多的心力於《詩集傳》上，⁹³林岳也僅引用兩次，其中有一處模糊不明，其一引用於其解〈鄘風·定之方中〉，云：「朱氏曰：『植八尺之臬，而度其日出入之景，以正東西。又參日中之景，以正南北也。』」⁹⁴其二引用於其解〈商頌·玄鳥〉，云：「朱氏曰：『本玄鳥至之時，祈福而生，故曰玄。』」⁹⁵今本《詩集傳》、《朱子語類》未見此語，⁹⁶若以《詩集傳》而言，朱熹說的

⁸⁹ 分詳宋·林岳：《毛詩講義》，卷1，頁24；漢·毛亨傳，漢·鄭玄箋，唐·孔穎達疏：《毛詩正義》，卷2之2，頁171。

⁹⁰ 分見宋·林岳：《毛詩講義》，卷4，頁15；漢·毛亨傳，漢·鄭玄箋，唐·孔穎達疏：《毛詩正義》，卷7之3，頁562。

⁹¹ 宋·林岳：《毛詩講義》，卷11，頁29。

⁹² 孔說詳漢·毛亨傳，漢·鄭玄箋，唐·孔穎達疏：《毛詩正義》，卷5之2，頁404。

⁹³ 朱熹原本信守《詩序》，經過一番波折才懷疑《詩序》的詮釋。根據朱傑人的考證，朱熹最遲在淳熙丁酉（1178）開始對尊《序》的《詩集傳》進行修訂，至遲到淳熙己亥（1179），新《詩集傳》已具初稿；淳熙丙午（1186），新《詩集傳》成書，但尚未發表；淳熙丁未（1187），新《詩集傳》開始刊刻，至淳熙己酉（1189），仍在刊刻中，並有可能在當年，至遲在次年（紹熙元年，1190）刊成。詳朱傑人：〈朱子詩傳綱領研究〉，鍾彩鈞主編：《朱子學的開展——學術篇》（臺北：漢學研究中心，2002年），頁36-40。

⁹⁴ 宋·林岳：《毛詩講義》，卷2，頁9。案：「植八尺」，今本《詩集傳》作「樹八尺」，見宋·朱熹：《詩集傳》（臺北：中華書局，1971年），卷3，頁31。亦可見宋·朱熹：《詩集傳》，收入朱傑人、嚴佐之、劉永翔主編：《朱子全書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合肥：安徽教育出版社，2002年），第1冊，卷3，頁445。

⁹⁵ 宋·林岳：《毛詩講義》，卷10，頁15。

是「玄鳥，𪚩也。春分玄鳥降。高辛氏之妃，有娥氏女簡狄，祈于郊禱，𪚩遺卵。簡狄之而生契。其後世遂為有商氏，以有天下。事見《史記》。」⁹⁷與林氏所引頗有差距，不過，呂祖謙解〈商頌·長發〉「玄王桓撥」句，引朱氏曰：「或曰：『以玄鳥降而生，故曰玄王。』」⁹⁸或許林岳將呂氏所引移植至〈玄鳥〉，而略為改文，又或許《詩集傳》的成書過程較為複雜，林氏使用了與今本不盡相同的《詩集傳》，此皆不易判知。要之，宋代大儒掀起了經學研究的創新熱潮，但在林岳的《毛詩講義》中，完全見不到任何波瀾，新派《詩經》學著作在後世引起了巨大的迴響，但在當代的影響，或許不能過度高估，當然這也跟《毛詩講義》的性質有關，學術可以創新，非屬開宗立派的講學仍以平穩最為常見。

在「六義」的界定方面，林岳用詞精要而妥善，其云：

詩有六義，風、雅、頌者，詩之體；賦、比、興者，詩之用。賦，鋪陳也。比，取譬也。興，托物而有感也。自風、雅、頌定體而言之，則風主感動，雅主齊正，頌主贊美。自風、雅、頌雜用賦、比、興之理而言之，則一篇之中或有賦，或有比，或有興，有各得其一義者。有一篇而全具者，有一篇而兼具者，體不易用相參。⁹⁹

六義有體用之分，且一篇之中未必僅能單一使用賦、比、興中的某一方法，此一概念同朱熹，但朱熹在《詩集傳》中逐篇作出了示範，¹⁰⁰《毛詩講義》卻僅在二〈南〉部分詩作中標出詩的創作技巧，而且其所標〈周南·葛覃〉為「皆賦，亦興也」、〈召南·江有汜〉乃「比也，亦興也」，亦非一篇而兼具多體，這一部分的表現實不如《詩集傳》那般全面而具氣魄。當然，林岳對六義的涵義有妥適的認識，不代表他的實際標示就能超越前儒，以前面所言及之〈周南·芣苢〉為例，《毛傳》云：「采采，非一辭也。芣苢，馬舄。馬舄，車前也，宜懷任焉。」¹⁰¹未標此詩為興，當係以之為賦體詩。朱熹：「賦也。芣苢，車前也。大葉長穗，好生道旁。采，始求之也。有，既得之也。」¹⁰²林岳云：「觀此采采之辭，

⁹⁶ 案：東景南所輯的《詩集解》，在朱熹解〈玄鳥〉的舊注上，亦未見此語。宋·朱熹原著，東景南輯：《詩集解》，收入《朱子全書》，第26冊，卷20，頁449。

⁹⁷ 宋·朱熹：《詩集傳》，卷20，頁244。

⁹⁸ 宋·呂祖謙：《呂氏家塾讀詩記》，收入黃靈庚、吳戰壘主編：《呂祖謙全集》（杭州：浙江古籍出版社，2008年），第4冊，卷32，頁781。

⁹⁹ 宋·林岳：《毛詩講義》，卷11，頁7。

¹⁰⁰ 以興體而言，朱熹在《詩集傳》中所標的興式有「興也」、「興而比也」、「比而興也」、「賦而興也」、「賦而興又比也」、「賦其事以起興也」六種，這就表示朱熹已然發現三百篇的創作手法多樣化。詳黃忠慎：《朱子詩經學新探》（臺北：五南圖書出版公司，2002年），頁208。

¹⁰¹ 漢·毛亨傳，漢·鄭玄箋，唐·孔穎達疏：《毛詩正義》，卷1之3，頁62。

¹⁰² 宋·朱熹：《詩集傳》，卷1，頁5。

言之不足而永歌焉，樂有子之情，可知矣。古人為詩之妙，因一物起一意，而終篇無雜辭，則〈芣苢〉是也。」此一分析原本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，但其論詩之作意云：「興也，托芣苢而言也。」¹⁰³恐不易引起讀者共鳴。然而無論如何，林岳的《詩經》學雖罕見有人重視，但其六義論，確已受到學者的關注。¹⁰⁴

林岳說《詩》尊重《詩序》，《詩序》的作者眾說紛紜，始終難以獲得定論，在林岳看來，「《詩序》乃毛公所為」，¹⁰⁵雖然他從未指明毛公究竟是毛亨（生卒年不詳，或謂活躍於秦漢之際），還是毛萇（生卒年不詳，河間獻王劉德〔景帝次子，？-129 B.C.〕以之為博士），但由其「毛公親事荀卿」之語觀之，¹⁰⁶林岳以為《詩序》的作者乃是毛亨，¹⁰⁷此一說法似具獨創性，但並未得到後人的重視。例如《四庫全書總目》直指《詩序》乃「說經之家第一爭詬之端」，而其所列出的作者之十種異說之中，就沒有毛公作《序》之說。¹⁰⁸

林岳透過大量使用漢唐舊說來書寫《毛詩講義》，理應知道在鄭玄心目中，子夏與《詩序》具有極為密切的關係，¹⁰⁹而且，在南宋時代，衛宏作《序》之說已經甚囂塵上，案：東漢衛宏（生卒年不詳，活躍於東漢光武帝時代〔25-57〕）作《詩序》之說，最早見於陸璣的《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》，¹¹⁰但以《後漢書》的文字最常被後人徵引，¹¹¹至於《隋書》

¹⁰³ 宋·林岳：《毛詩講義》，卷1，頁8。

¹⁰⁴ 李平：「林岳釋『詩六義』，雖不贊成孔穎達『六義皆風』的觀點，但認同三體三用之說，其對風的解釋，與鄭玄的解釋相似，比附政教十分明顯。」李平：《「詩六義」學術史研究》（武漢：華中師範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博士論文，2013年），頁67-68。

¹⁰⁵ 宋·林岳：《毛詩講義》，卷12，頁23。

¹⁰⁶ 宋·林岳：《毛詩講義》，卷4，頁5。

¹⁰⁷ 陸璣：「孔子刪《詩》，授卜商。商為之序，以授魯人曾申。申授魏人李克，克授魯人孟仲子，仲子授根牟子，根牟子授趙人荀卿，荀卿授魯國毛亨，亨作《詁訓傳》以授趙國毛萇。時人謂亨為大毛公，萇為小毛公。以其所傳，故名其詩曰《毛詩》。」吳·陸璣：《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》，收入《儒藏》（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2012年），精華編第26冊，卷下，頁37。

¹⁰⁸ 案：《四庫提要》列出有關《詩序》作者的十一種說法，但扣除「以為子夏不序《詩》者，韓愈也」一條，實得十種具體之意見。十種說法中，不見以毛公作《序》者，而涉及到毛公與《詩序》關係的有三種，分別是：「以為〈大序〉子夏作，〈小序〉子夏、毛公合作者，鄭玄《詩譜》也。」「以為子夏所創，毛公及衛宏又加潤益者，《隋書·經籍志》也。」「以為子夏惟裁初句，以下出於毛公者，成伯璥也。」詳清·紀昀等：《四庫全書總目》，第1冊，卷15，頁2-4。

¹⁰⁹ 《經典釋文》引沈重云：「案鄭《詩譜》意，〈大序〉是子夏作，〈小序〉是子夏、毛公合作。卜商意有不盡，毛更足成之。」唐·陸德明：《經典釋文》，上冊，卷5，〈毛詩音義上〉，頁1。

¹¹⁰ 陸璣：「……由是言《毛詩》者本之徐敖。時九江謝曼卿亦善《毛詩》，乃為其訓。東海衛宏從曼卿受學，因作《毛詩序》，得風雅之旨，世祖以為議郎。」吳·陸璣：《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》，卷下，頁37。

¹¹¹ 范曄：「初，九江謝曼卿善《毛詩》，乃為其訓。宏從曼卿受學，因作《毛詩序》，善得風雅之旨，于今傳於世。」南朝宋·范曄著，唐·李賢等注：《後漢書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3年），第9冊，卷79下，〈儒林列傳〉，頁2575。

經籍志》雖不敢貿然採用此說，但亦將衛宏視為《詩序》的參與者之一。¹¹²及至宋代，衛宏集錄、創作《詩序》之論在疑《序》學者的眼中，幾乎成為定論，例如蘇轍、鄭樵（1104-1162）、朱熹都有如是之見解。¹¹³在這樣的情況之下，林岷認定「《詩序》乃毛公所為」，且《毛詩講義》全書未曾言及子夏、衛宏，就顯得與眾不同，這與他未經論述即稱《書序》為孔子所作一般，¹¹⁴大約都只是出自一種信念，¹¹⁵也有可能刻意讓《序》、《傳》同出毛公之手，以使《毛詩》體系可以更為單純。至於《序》、《傳》說詩亦有互相違戾之處，¹¹⁶這當是林岷所未曾計及的。

雖然林岷對於宋儒的說《詩》成績不見重用，但是時代的影響總是難以避免的。宋代理學大興，經典的詮釋也難免滲入理學思維、術語，《詩經》的研究亦有此現象，¹¹⁷林岷的《毛詩講義》也是如此。茲枚舉數例，以見此一實情。林岷解〈陳風·墓門〉云：「梅

¹¹² 《隋書·經籍志》：「東海衛敬仲，受學於曼卿。先儒相承，謂之《毛詩》。《序》，子夏所創，毛公及敬仲又加潤益。」唐·魏徵等：《隋書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2年），第4冊，卷32，頁918。

¹¹³ 蘇轍以為《詩序》「其言時有反覆煩重，類非一人之詞者，凡此皆毛氏之學，而衛宏之所集錄也。」宋·蘇轍：《詩集傳》，影印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，第70冊，卷1，頁6。鄭樵：「漢興，四家之《詩》，《毛詩》未有《序》，惟《韓詩》以《序》傳於世，《齊詩》無《序》，《魯詩》之《序》有無未可知。……《毛詩》至衛宏為之序。」宋·鄭樵：《六經奧論》，《通志堂經解》（揚州：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，1996年），第16冊，卷3，頁545，〈詩序辨〉。朱熹：「《詩序》，《東漢·儒林傳》分明說道是衛宏作。後來經意不明，都是被他壞了。某又看得亦不是衛宏一手作，多是兩三手合成一〈序〉，愈說愈疏。」「毛公全無《序》解，鄭問見之。《序》是衛宏作。」宋·黎靖德：《朱子語類》，第6冊，卷80，頁2074。

¹¹⁴ 林岷〈成王論〉：「孔子序《書》，以堯為聰明文思……。」宋·林岷：《毛詩講義》，卷9，頁14。

¹¹⁵ 雖然以《書序》出自孔子乃是有其所本的，但自漢至宋，疑《書序》非孔子作者亦夥，林岷對疑《書序》之說視若無睹。案：今文歐陽《尚書》家，始以《書序》孔子作，視之為經。司馬遷云：「孔子序《書》，上紀唐、虞之際，下至秦繆，編次其事。」東漢班固、鄭玄亦皆謂孔子序《書》。不過，西漢揚雄、晉杜預皆疑《書序》作者非孔子，孔穎達對孔子作《書序》之說也略有疑辭。北宋後期至南宋年間，儒者不認為孔子作《書序》者多，如吳棫、林之奇、林光朝、朱熹……皆以《書序》非孔子作。分詳漢·司馬遷著，南朝宋·裴駟集解，唐·司馬貞索隱，唐·張守節正義：《史記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63年），第6冊，卷47，〈孔子世家〉，頁1935；漢·揚雄著，汪榮寶義疏，陳仲夫點校：《法言義疏》七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6年），〈問神〉卷第5，頁147。漢·班固著，唐·顏師古注：《漢書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64年），第6冊，卷30，〈藝文志〉，頁1706。宋·黎靖德：《朱子語類》，第5冊，卷78，頁1985。清·朱彝尊著，侯美珍等點校：《點校補正經義考》，第3冊，卷73，頁144。徐復觀：《中國經學史的基础》（臺北：臺灣學生書局，2004年），頁121。程元敏：《書序通考》（臺北：臺灣學生書局，1999年），頁392。程元敏：《先秦經學史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2013年），下冊，卷8，頁915-916。

¹¹⁶ 有關《序》、《傳》所言相違之狀況，可詳唐·丘光庭：《兼明書》，收入影印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第850冊，卷2，頁6-7；宋·曹粹中著，張壽鏞輯：《放齋詩說》，收入《續修四庫全書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2年），第56冊，卷4，頁8。

¹¹⁷ 有關宋代《詩經》學的理學化問題，可參陳戰峰：《宋代《詩經》學與理學——關於《詩經》學的思想學術史考察》（西安：陝西人民出版社，2006年），頁114-154。

未謂惡木，鴉集來鳴，其聲惡矣。佗之體性自善，由有惡師……。」¹¹⁸解〈大雅·文王〉云：「夫天者，氣之清而理之自然者也。《易》曰：『一陰一陽之謂道。』繼之者善也，成之者性也。天之昭昭，其至善者，渾然而已矣。命于人之謂性，堯、舜、文王得之，不為有餘，惟能全其善以同乎天也。……『文王陟降，在帝左右』者，此言文王平日仰承天心，俯盡人事，動靜升降，皆在上帝之左右。……天德純一，天命流行，人心孚信，非異道也。」¹¹⁹解〈大雅·蕩〉云：「天生衆民，其命匪在于誠信乎？天命之謂性，固純誠也。」¹²⁰解〈周頌·敬之〉云：「此一性之光明以聰其敬，苟聰其敬，則知之至，行之力，其不待勉強而樂於循理者在是。……成王欲聰其敬，而知羣臣之進戒，合天人於一致者，所以為顯顯德行，故贊美之。」¹²¹於〈成王論〉云：「天下之聰明，公也。一己之聰明，性也。……至於成王講學之精，因羣臣之進戒，言天理之顯思……。吾性，天也。……自天下言之，以視聽為公；自一性言之，惟其光明；則明目達聰皆在是焉而已矣。」¹²²解〈商頌·長發〉云：「所受小大之國，皆能達其政教，由其循行天理，無所踰越，遂視其民，則既發以應之矣。」¹²³解〈詩大序〉云：「正得失，主人心而言也。動天地、感鬼神，主交神而言也。……夫思無邪者，誠也。」¹²⁴解〈公劉·序〉云：「古人正諫有道，而仁義禮樂之言，祖功宗德，天命人心之所係想，動容周旋，皆熟於成王之心耳矣。」¹²⁵

《毛詩講義》固然廣引漢學家的解釋以講學，但林岳畢竟是南宋學者，經學史上的「宋學」標誌了宋代學術重義理弘揚的特色，若單就經學的角度言，其時經學之特色大約有四：以義理解經、擺脫注疏、疑經改經、以性理說經。¹²⁶「義理」與「性理」的經典詮釋，實已標出宋學的內在特質。一時代有一時代的經學，林岳身為宋儒，可以尊重漢學，卻又很難擺脫時代的影子，這是合乎歷史發展的結果。

¹¹⁸ 宋·林岳：《毛詩講義》，卷4，頁6。

¹¹⁹ 宋·林岳：《毛詩講義》，卷7，頁2-6。

¹²⁰ 宋·林岳：《毛詩講義》，卷8，頁15。

¹²¹ 宋·林岳：《毛詩講義》，卷9，頁14。

¹²² 宋·林岳：《毛詩講義》，卷9，頁14-16。

¹²³ 宋·林岳：《毛詩講義》，卷10，頁19-20。

¹²⁴ 宋·林岳：《毛詩講義》，卷11，頁6。

¹²⁵ 宋·林岳：《毛詩講義》，卷12，頁25。

¹²⁶ 關於經學史上「宋學」的內涵，可參蔣秋華：《二程詩書義理求》（臺北：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，1991年），頁17-21。

四、結語

沒有《永樂大典》的采掇，《四庫全書》無法從中彙輯林崑的《毛詩講義》；沒有《四庫全書》的著錄，我們對於宋代講義型《詩經》著作的內容將充滿隔閡。

《四庫提要》以為《毛詩講義》「大都簡括《箋》、《疏》，依文訓釋，取裁毛、鄭而折衷其異同。雖範圍不出古人，然融會貫通，要無枝言曲說之病。當光寧之際，廢《序》之說方盛，崑獨力闡古義，以詔後生，亦可謂篤信謹守者矣」，¹²⁷雖則「廢《序》之說方盛，崑獨力闡古義」之說，未免誇大，¹²⁸但仍簡要地道出了《毛詩講義》的特質。「簡括《箋》、《疏》，依文訓釋，取裁毛、鄭而折衷其異同」，這是最安全的講學、著述方式，目的在使讀者、聽講者可以較有效率地學習彙整過的《毛詩》學。「範圍不出古人」，是保守型學者的講學習慣，但也是治學的大病，《毛詩講義》在學術創見上不具備與《詩集傳》頡頏之條件，這是可以預知的結果。「融會貫通，要無枝言曲說之病」之語，可能略嫌誇大，然而這是相對而言的，比較起采摭繁富、包羅古義而又不免冗雜的孔穎達《毛詩注疏》，同具疏體質性的《毛詩講義》顯得潔暢簡淨，但個體著作與官方用書，十四萬言與一百三十三萬言的巨大差距，本來也就透顯出二書的寫作動機、目標、取向、規模等都完全不同。

林崑研《詩》不受當時新派學者影響，與書院諸生講學，重在讓其進入傳統《詩經》學的世界中。徵引漢唐權威解經意見，可以擴大聽講者之眼界，且重視《詩經》學解釋傳統、脈絡的傳授，本為習經治學的務本之道；另一方面，林崑於舊說不僅有所選汰，亦能輔以適度之批評，此實為教者講學之必然；又因林崑身處理學興盛的南宋，時代的氛圍不能免，諸多因素的集結，構成了不與所謂學術「主流」同步的《毛詩講義》，甚或，就兩宋科舉主要使用《五經正義》的實情，¹²⁹與檢視相關文獻、目錄，我們可以合理地推想：

¹²⁷ 清·紀昀等：《四庫全書總目》，第1冊，卷15，頁27。

¹²⁸ 此〈提要〉原出余集之手，後經四庫館臣反復修訂而成。必須稍加說明的是，「當光寧之際，廢《序》之說方盛」之語，余氏原文作「說《詩》至宋時，若劉敞、歐陽修、王安石、蘇轍，以迄程、朱，務黜《序》說，駁毛、鄭，各以意逆志，求合於風人之旨。雖其所得或有什伯於前人，而或至放言高論，屈經以從己說，武斷以亂是非，若鄭樵、王柏之徒，亦不免一時之流弊。崑在光、寧間，諸儒之說正盛，而獨沾沾焉闡古義以詔後來，亦可謂篤信漢學者矣。」清·翁方綱等著，吳格、樂怡標校：《四庫提要分纂稿》（上海：上海世紀出版公司，2006年），頁503。案：不惟「獨」字用語過度，余集所舉諸人固然多數有「疑《序》」之現象，但各人之態度亦輕重有別，特別是王安石，其說《詩》雖「新義」極多，卻仍「尊《序》」以為解《詩》法式，實不宜置入其中。詳黃忠慎：〈王安石以「法」解《詩》的詮釋精神與特質〉，頁58-67。

¹²⁹ 皮錫瑞：「永徽四年，頒孔穎達《五經正義》於天下，每年明經依此考試。自唐至宋，明經取士，皆遵此本。」清·皮錫瑞：《經學歷史》（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2000年），頁211。案：北宋王安石《詩經新義》由官方機構編纂，並作為官定統一教材，頒行天下，用以取士，此為特例期，南宋《詩經》

宋代新舊兩派《詩經》學分頭並進，各自發展，各有讀者，在當時或許沒有絕對的、明確的「主流」與「旁支」之分。¹³⁰

科試仍以尊《序》的漢學為準，相關論述可參張祝平：〈《詩經》與元代科舉〉，中國詩經學會編：《詩經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（保定：河北師範大學出版部社，1994年），頁606。

¹³⁰ 有些學者以為，朱熹《詩集傳》的出現，標誌著新派宋學成為解釋主流，毛鄭舊說逐漸被冷落。例如洪湛侯（1928-2012）就指出：「宋代出現的以朱熹為代表的『《詩經》宋學』，早已成為當時《詩》學的主流，雖范處義、呂祖謙等少數學者仍宗毛鄭，但已不成氣候……。」洪湛侯：《詩經學史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2年），上冊，卷前，〈自序〉，頁4。不過，較新的研究似不強調新舊兩派的主副之分，例如程建將宋代《詩經》學分為四個時期，慶曆前的北宋是準備期，慶曆後的北宋是爭鳴期，嘉定以前是南宋《詩》學的鼎盛期，嘉定後的南宋是衰微期。根據其說，鼎盛期價值較高的《詩》學著作有鄭樵的《詩辨妄》、程大昌的《詩論》、王質的《詩總聞》、朱熹的《詩序辨說》、《詩集傳》、范處義的《詩補傳》、周孚的《非詩辨妄》、李樗的《毛詩詳解》、呂祖謙的《呂氏家塾讀詩記》。其時廢《序》派與守《序》派針鋒相對、旗鼓相當，如鄭樵與周孚、朱熹與呂祖謙；《詩補傳》、《呂氏家塾讀詩記》代表了守《序》派的最高成就，《詩集傳》代表了廢《序》派的最高成就，這三部「重量級的作品」都在本時期產生。詳程建：《回歸與重構——宋代《詩經》詮釋研究》，頁30-35。觀其論述，重在客觀評述二派的特質，這也部分反映了以宋代《詩經》學有主副之分或許稍為失之主觀。

徵引文獻

古籍

- 漢・毛亨 MAO, HENG 傳，漢・鄭玄 ZHENG, XUAN 箋，唐・孔穎達 KONG, YING-DA 疏：《毛詩正義》*Mao Shi Zheng Yi*，收入李學勤 LI, XUE-QIN 主編：《十三經注疏整理本》*Shi San Jing Zhu Shu Zheng Li Ben*（臺北 Taipei：臺灣古籍出版公司 Taiwan Guji，2001 年），第 5-9 冊。
- （舊題）漢・孔安國 KONG, AN-GUO 傳，唐・孔穎達 KONG, YING-DA 疏：《尚書正義》*Shang Shu Zheng Yi*，收入《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》*Chong Kan Song Ben Shi San Jing Zhu Shu Fu Xiao Kan Ji*（臺北 Taipei：藝文印書館 Yee Wen Publishing Company，1976 年），第 1 冊。
- 漢・司馬遷 SIMA, QIAN 著，南朝宋・裴駰 PEI, YIN 集解，唐・司馬貞 SIMA, ZHEN 索隱，唐・張守節 ZHANG, SHOU-JIE 正義：《史記》*Shi Ji*（北京 Beijing：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，1963 年）。
- 漢・班固 BAN, GU 著，唐・顏師古 YAN, SHI-GU 注：《漢書》*Han Shu*（北京 Beijing：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，1964 年），第 6 冊。
- 漢・揚雄 YANG, XIONG 著，汪榮寶 WANG, RONG-BAO 義疏，陳仲夫 CHEN, ZHONG-FU 點校：《法言義疏》*Fa Yan Yi Shu*（北京 Beijing：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，1996 年）。
- 魏・何晏 HE, YAN 集解，宋・邢昺 XING, BING 疏：《論語注疏》*Lun Yu Zhu Shu*，收入《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》*Chong Kan Song Ben Shi San Jing Zhu Shu Fu Xiao Kan Ji*（臺北 Taipei：藝文印書館 Yee Wen Publishing Company，1976 年），第 8 冊。
- 吳・陸璣 LU, JI：《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》*Mao Shi Cao Mu Niao Shou Chong Yu Shu*，收入《儒藏》*Ru Zang*（北京 Beijing：北京大學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，2012 年），精華編第 26 冊。
- 南朝宋・范曄 FAN, YE 著，唐・李賢 LI, XIAN 等注：《後漢書》*Hou Han Shu*（北京 Beijing：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，1973 年），第 9 冊。
- 唐・丘光庭 QIU, GUANG-TING：《兼明書》*Jian Ming Shu*，收入影印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*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*（臺北 Taipei：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, Ltd.，1983 年-1986 年），第 850 冊。
- 唐・陸德明 LU, DE-MING：《經典釋文》*Jing Dian Shi Wen*（臺北 Taipei：學海出版社 Xue Hai Publishing House，1988 年）。
- 唐・魏徵 WEI, ZHENG 等：《隋書》*Sui Shu*（北京 Beijing：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，1982 年），第 4 冊。

- 宋・朱熹 ZHU, XI:《詩集傳》*Shi Ji Zhuan* (臺北 Taipei: 中華書局 Chung Hwa Book Company, limited, 1971 年)。
- 宋・朱熹 ZHU, XI:《詩集傳》*Shi Ji Zhuan*, 收入朱傑人 ZHU, JIE-REN、嚴佐之 YAN, ZUO-ZHI、劉永翔 LIU, YONG-XIANG 主編:《朱子全書》*Zhu Zi Quan Shu* (上海 Shanghai: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, 合肥 Hefei: 安徽教育出版社 Anhui Education Press, 2002 年), 第 1 冊。
- 宋・朱熹 ZHU, XI:《詩序辨說》*Shi Xu Bian Shuo* (北京 Beijing: 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, 1985 年),《叢書集成初編》據《津逮秘書》本排印。
- 宋・朱熹 ZHU, XI 原著, 束景南 SHU, JING-NAN 輯:《詩集解》*Shih Ji Jie*, 收入朱傑人 ZHU, JIE-REN、嚴佐之 YAN, ZUO-ZHI、劉永翔 LIU, YONG-XIANG 主編:《朱子全書》*Zhu Zi Quan Shu* (上海 Shanghai: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, 合肥 Hefei: 安徽教育出版社 Anhui Education Press, 2002 年), 第 26 冊。
- 宋・呂祖謙 LU, ZU-QIAN:《呂氏家塾讀詩記》*Lu Shi Jia Shu Du Shi Ji*, 收入黃靈庚 HUANG, LING-GENG、吳戰壘 WU, ZHAN-LEI 主編:《呂祖謙全集》*Lu Zu Qian Quan Ji* (杭州 Hangzhou: 浙江古籍出版社 Zhejiang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, 2008 年), 第 4 冊。
- 宋・林岳 LIN, JIE:《毛詩講義》*Mao Shi Jiang Yi*, 收入影印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*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* (臺北 Taipei: 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, Ltd., 1983 年-1986 年), 第 74 冊。
- 宋・林岳 LIN, JIE:《毛詩講義》*Mao Shi Jiang Yi*, 收入《文津閣四庫全書》*Wen Jin Ge Si Ku Quan Shu* (北京 Beijing: 北京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, 2005 年), 經部《詩》類第 25 冊。
- 宋・徐次鐸 XU, CI-DUO:〈柳先生祠碑〉“Liu Xian Sheng Ci Bei”, 收入曾棗莊 ZENG, ZAO-ZHUANG, 劉琳 LIU, LIN 主編:《全宋文》*Quan Song Wen* (上海 Shanghai: 上海辭書出版社 Shanghai Dictionary Publishing House, 2006 年), 第 296 冊。
- 宋・曹粹中 CAO, CUI-ZHONG 著, 張壽鏞 ZHANG, SHOU-YONG 輯:《放齋詩說》*Fang Zhai Shi Shuo*, 收入《續修四庫全書》*Xu Xiu Si Ku Quan Shu* (上海 Shanghai: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, 2002 年), 第 56 冊。
- 宋・梁克家 LIANG, KE-JIA:《淳熙三山志》*Chun Xi San Shan Zhi*, 收入影印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*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* (臺北 Taipei: 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, Ltd., 1983 年-1986 年), 第 484 冊。
- 宋・項安世 XIANG, AN-SHI:《項氏家說》*Xiang Shi Jia Shuo*, 收入影印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*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* (臺北 Taipei: 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, Ltd., 1983 年-1986 年), 第 706 冊。

- 宋·鄭樵 ZHENG, QIAO:《六經奧論》*Liu Jing Ao Lun*, 收入《通志堂經解》*Tongzhi Tang's Elucidation of Classics* (揚州 Yangzhou: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 Guanglingguji press, 1996 年), 第 16 冊。
- 宋·黎靖德 LI, JING-DE 編, 王星賢 WANG, XING-XIAN 點校:《朱子語類》*Zhu Zi Yu Lei* (臺北 Taipei: 華世出版社 Hua Shi Publishing Company, 1987 年)。
- 宋·蘇轍 SU, CHE:《詩集傳》*Shi Ji Zhuan*, 收入影印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*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* (臺北 Taipei: 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, Ltd., 1983 年-1986 年), 第 70 冊。
- 元·不著撰人 Anonymity:《宋史全文》*Song Shi Quan Wen*, 收入影印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*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* (臺北 Taipei: 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, Ltd., 1983 年-1986 年), 第 331 冊。
- 元·脫脫 TUO, TUO 等:《宋史》*Song Shi* (北京 Beijing: 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, 1977 年), 第 15 冊。
- 明·朱睦㮮 ZU, MU-JIE:《授經圖義例》*Shou Jing Tu Yi Li*, 收入影印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*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* (臺北 Taipei: 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, Ltd., 1983 年-1986 年), 第 675 冊。
- 明·楊士奇 YANG, SHI-QI:《文淵閣書目》*Wen Yuan Ge Shu Mu*, 收入影印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*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* (臺北 Taipei: 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, Ltd., 1983 年-1986 年), 第 675 冊。
- 明·戴耀 DAI, YAO、蘇濬 SU, JUN 纂修:《廣西通志》*Guang Xi Tong Zhi*, 收入《明代方志選》*Ming Dai Fang Zhi Xuan* (臺北 Taipei: 臺灣學生書局 Student Book Co., Ltd., 1986 年), 第 6 冊。
- 清·王太岳 WANG, TAI-YUE 等:《欽定四庫全書考證》*Qin Ding Si Ku Quan Shu Kao Zheng*, 收入影印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*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* (臺北 Taipei: 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, Ltd., 1983 年-1986 年), 第 1497 冊。
- 清·王先謙 WANG, XIAN-QIAN 著, 吳格 WU, GE 點校:《詩三家義集疏》*Shi San Jia Yi Ji Shu* (北京 Beijing: 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, 1988 年)。
- 清·皮錫瑞 PI, XI-RUI:《經學歷史》*Jing Xue Li Shi* (臺北 Taipei: 藝文印書館 Yee Wen Publishing Company, 2000 年)。
- 清·朱彝尊 ZHU, YI-ZUN 著, 侯美珍 HOU, MEI-ZHEN 等點校:《點校補正經義考》*Dian Jiao Bu Zheng Jing Yi Kao* (臺北 Taipei: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, Academia Sinica, 2004 年), 第 3 冊。
- 清·金鉉修 JIN, HONG-XIU, 鄭開極 ZHENG, KAI-JI、陳軾 CHEN, SHI 纂:康熙《福建通志》*Fu Jian Tong Zhi* (二), 收入《中國地方志集成·省志輯·福建》*Zhong Guo Di Fang Zhi Ji Cheng Sheng Zhi Ji Fujian* (南京 Nanjing: 鳳凰出版社 Phoenix Publishing House, 2011 年), 第 2 冊。

- 清·紀昀 JI, YUN 等：《四庫全書總目》*Si Ku Quan Shu Zong Mu*（臺北 Taipei：藝文印書館 Yee Wen Publishing Company，1974 年 10 月）。
- 清·郝玉麟 HAO, YU-LIN 等監修，謝道承 XIE, DAO-CHENG 等編纂：《福建通志》*Fu Jian Tong Zhi*（二），收入影印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*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*（臺北 Taipei：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, Ltd.，1983 年-1986 年），第 529 冊。
- 清·翁方綱 WENG, FANG-GANG 等著，吳格 WU, GE、樂怡 LE, YI 標校：《四庫提要分纂稿》*Si Ku Ti Yao Fen Zuan Gao*（上海 Shanghai：上海世紀出版公司 Shanghai Century Publishing Company，2006 年）。
- 清·徐松 XU, SONG：《宋會要輯稿》*Song Hui Yao Ji Gao*（北京 Beijing：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，1957 年）。
- 清·馬瑞辰 MA, RUI-CHEN：《毛詩傳箋通釋》*Mao Shi Zhuan Jian Tong Shi*（北京 Beijing：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，1992 年）。
- 清·孫爾準 SUN, ER-ZHUN 等修，陳壽祺 CHEN, SHOU-QI 纂，程祖洛 CHENG, ZU-LUO 等續修，魏敬中 WEI, JING-ZHONG 續纂，道光重纂：《福建通志》*Fu Jian Tong Zhi*（四），收入《中國地方志集成·省志輯·福建》*Zhong Guo Di Fang Zhi Ji Cheng Sheng Zhi Ji Fujian*（南京 Nanjing：鳳凰出版社 Phoenix Publishing House，2011 年），第 6 冊。

近人論著

- 付林鵬 FU, LIN-PENG：〈《樂經》存佚說新探〉“A New Probe into the Existence and Loss of classic in music”，參維益史館網——探訪中華歷史文化知識，
網址：<http://www.visitsg.cn/article20150421220103/aricle23.html>（最後瀏覽日期：2019.12.12）。
- 朱傑人 ZHU, JIE-REN：〈朱子詩傳綱領研究〉“The Research of Zhu Xi's Shi Zhuan Gang Ling”，
鍾彩鈞 ZHONG, CAI-JUN 主編：《朱子學的開展——學術篇》*The Development of Zhu Zixue-Academic Article*（臺北 Taipei：漢學研究中心 Sinology Research Center，2002 年），頁 36-40。
- 李平 LI, PING：〈「詩六義」學術史研究》*The Shiliuyi Academic History Study*（武漢 Wuhan：華中師範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博士論文 PhD thesis,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,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，2013 年）。DOI：10.7666/d.Y2353630
- 李冬梅 LI, DONG-MEI：《宋代詩經學專題研究》*Research of Special Subjects on Study of Poetry in Song Dynasty*（成都 Chengdu：四川大學歷史文獻學博士論文 PhD thesis, Historical Philology, Sichuan University，2007 年）。DOI：10.3969/j.issn.1673-8918.2014.70.131

- 李祚唐 LI, ZUO-TANG :〈余集《四庫全書》提要稿疏證〉“Yu Ji “Si Ku Quan Shu” Ti Yao Gao Shu Zheng”,《天府新論》*Tian Fu Xin Lun* 2001 年第 2 期(2001 年 3 月),頁 70-75。DOI : 10.3969/j.issn.1004-0633.2001.02.017
- 胡樸安 HU, PU-AN:《詩經學》*Shi Jing Xue*(臺北 Taipei: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, Ltd. , 1988 年)。
- 洪湛侯 HONG, ZHAN-HOU :《詩經學史》*Shi Jing Xue Shi* (北京 Beijing : 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, 2002 年)。
- 夏傳才 XIA, CHUAN-CAI :《詩經研究史概要(增注本)》*Shi Jing Yan Jiu Shi Gai Yao* (北京 Beijing : 清華大學出版社 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 , 2007 年)。
- 徐復觀 XU, FU-GUAN:《中國經學史的基礎》*The Basis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lassics*(臺北 Taipei : 臺灣學生書局 Student Book Co., Ltd. , 2004 年)。
- 郝桂敏 HAO, GUI-MIN :《宋代詩經文獻研究》*A Study of Song Dynasty Literature* (北京 Beijing :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, 2006 年)。
- 陳戰峰 CHEN, ZHAN-FENG :《宋代《詩經》學與理學——關於《詩經》學的思想學術史考察》*Studies and Science —— Academic Study of Shi-Jing in Song Dynasty*(西安 Xian:陝西人民出版社 Shaanxi People's Publishing House , 2006 年)。
- 程元敏 CEN, YUAN-MIN :《書序通考》*Shu Xu Tong Kao* (臺北 Taipei : 臺灣學生書局 Student Book Co., Ltd. , 1999 年),頁 392。
- 程元敏 CEN, YUAN-MIN :《先秦經學史》*History of Pre-Qin Classics* (臺北 Taipei : 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, Ltd. , 2013 年)。
- 黃忠慎 HUANG, CHUNG-SHEN :《朱子詩經學新探》*Zhu Zi Shi Jing Xue Xin Tan* (臺北 Taipei : 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Wu-Nan Book Inc. , 2002 年)。
- 黃忠慎 HUANG, CHUNG-SHEN :〈王安石以「法」解《詩》的詮釋精神與特質〉“The Spiri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Wang An-Shi's Interpretation of the Classic of Poetry with Law”,《臺大中文學報》*Chinese Journal of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* 第 47 期(2014 年 12 月),頁 47-88。DOI : 10.6281/NTUCL.2014.12.47.02
- 黃忠慎 HUANG, CHUNG-SHEN :〈心學與政治之間——袁燮《毛詩經筵講義》析論〉“Between the Mind Studies and the Politics: A Discussion on Yuan Xie's Interpretation of the Mao Poetry”,《臺大中文學報》*Chinese Journal of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* 第 52 期(2016 年 3 月),頁 95-134。DOI : 10.6281/NTUCL.2016.03.52.03
- 張祝平 CHANG, ZU- PING :〈《詩經》與元代科舉〉“Shi-Jing and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in the Yuan Dynasty”,中國詩經學會 Zhong Guo Shi Jing Xue Hui 編:《詩經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

-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he Shi-Jing* (保定 Baoding: 河北師範大學出版部社 Publishing House of Hebei Normal University, 1994 年), 頁 606。
- 程建 CHENG, JIAN:《回歸與重構——宋代《詩經》詮釋研究》*Return and Reconstuction——A Study of the Annotation of Shi-Jing in Song Dynasty* (武漢 Wuhan: 華中師範大學歷史文獻學博士論文 PhD thesis, Historical Philology,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, 2015 年)。
- 馮浩菲 FENG, HAO-FEI:《中國訓詁學》*Zhong Guo Xun Gu Xue* (濟南 Jinan: 山東大學出版社 Shandong University Press, 2003 年)。
- 彭莉婷 PENG, LI-TING:《宋代經筵講義探析——以廖剛《詩經講義》與袁燮《絜齋毛詩經筵講義》為例》*The Analysis of the Lectures for Emperors in the Sung Dynasty* (新北 New Taipei City: 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 Master Thesis,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, Tamkang University, 2015 年)。DOI: 10.6846/TKU.2015.00667
- 裴普賢 PEI, PU-XIAN:《詩經研讀指導》*Guide to Study of the Shi-Jing* (臺北 Taipei: 東大圖書公司 Dong Da Book Company, 1977 年)。
- 蔣秋華 JIANG, QIU-HUA:《二程詩書義理求》*Er Cheng Shi Shu Yi Li Qiu* (臺北 Taipei: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PhD thesis,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,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, 1991 年)。
- 戴維 DAI, WEI:《詩經研究史》*Shi Jing Yan Jiu Sh* (長沙 Changsha: 湖南教育出版社 Hunan Education Press, 2001 年)。
- 簡澤峰 JIAN, ZE-FENG:《宋代詩經學新說研究》*Research on the New Theory of Song Dynasty's Shi-Jing* (彰化 Changhua: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 PhD thesis,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, Changhua Normal University, 2008 年)。

The research of Lin Jie *Mao Shi Jiang Yi*

HUANG, CHUNG-SHEN

(Received January 2, 2020 ; Accepted April 24, 2020)

Abstract

In the study of the *Shi Jing* history, *Mao Shi Jiang Yi* written by Lin Jie, the confucianism in the Song Dynasty, has been neglected by those scholars. Even so, Zhu Yi Zun's *Jing Yi Kao*, *Jing Yi Kao*'s Jiang-Yi-Ti include twelve kinds of writing about *Shi Jing*, only Lin Jie's *Mao Shi Jiang Yi* is still surviving, the others almost disappeared. That is the meaning of *Mao Shi Jiang Yi*.

This article through *Mao Shi Jiang Yi*'s stylistic rules and position, discovering Lin Jie respect *Shi Xu*, not only widely cited the authoritative statements of the Han Dynasty and Tang Dynasty, but presented a self-perspective timely. In addition, *Mao Shi Jiang Yi* had the shadow of the times.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 and evaluate the explanation form on *Mao Shi Jiang Yi*, hope to find the reasonable position of *Mao Shi Jiang Yi*.

Keywords : Lin Jie, *Mao Shi Jiang Yi*, *Shi Jing* Study of the Han Dynasty, *Shi Jing* Study of the Song Dynasty